



吾學編餘跋

先大夫嘗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矧 昭代典章
法度得失治亂關國運盛衰生當其時文獻足徵
見知聞知詎一人得以臆裁者乎王父端簡公身
際 盛明心憂國是所著皇明吾學編徵吾錄古
今言而外若女后樂律儀制兵畧茶馬鹽糧運法
水利藝文隱逸酷佞方技等傳嘉靖丙辰太宰古
冲李公爲趙訐奏論死公懼以言殺身悉畀火今
所存者殘編斷簡僅千百之一不肖從故篋中檢
得數條慨方策之徒存憾全書之未覩詮次手錄

寸璧自珍終不敢漫傳以違先志第曰家聞實吾
學編餘也如所云日月有明雲寧終掩江河有性
土可終湮俟天祿石渠之使一採擇而已
萬曆戊戌長至日不孝孫心材謹識

鄭端簡公吾學編餘目錄

遜國遺聞

七條

儀制

一十七條

運法

一條

兵畧

五條

馬政

一條

女后

七條

酷佞

一條

奸佞

一條

讒佞

一條

災異 七條

鄭端簡公吾學編餘

鹽邑志林第三十帙

黃岡後學樊維城彙編

後學

姚士麟

劉祖鐘

訂閱

孫男鄭心材手錄

遜國遺聞

建文皇帝諱允炆字

太祖高皇帝嫡長孫

初太祖從滁陽王日侍左右王夫人善觀人謂

太祖風格異常語王妻以養女馬氏周旋兵間生

五子長諱標幼有異質聰明英毅豁如也稍長師

事宋濂通經史大旨洪武戊申太祖即位于南

郊既還宮受賀遂追尊四祖爲皇帝冊立馬氏爲皇后皇子標爲皇太子大赦天下洪武十五年高后崩太祖倦勤命皇太子裁決庶政惟軍國重務以聞于是皇太子日御文華殿百官啓事寬明有斷臣工盡服歲餘太祖復親政時有告密者以晉王櫛逆謀聞太祖遣人察之藏兵五臺山反形已具太祖大怒欲發兵討皇太子曰櫛反期尚遲告密者櫛未必知今以兵往萬一拒命是父子爲敵也莫若令臣巡邊因與俱來太祖大悅於是皇太子出巡歷燕代及

晉居浹旬懽甚皇太子行晉王送及河南界皇太子曰父皇欲見汝可偕行晉王倉皇受命遂從至京師太祖欲賜之死皇太子叩頭乞哀乃降爲庶人居京師皇太子友愛彌篤日誨諭之晉王大悟日夜號泣悔罪太祖憐之赦復爵王於是改行爲善令譽日著比還國卒爲賢王皇太子之教也貴妃薨太祖旣裁定喪禮太子當服齊衰杖期太子曰在禮惟士爲庶母服總大夫以上爲庶母則無服又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旣葬除之蓋諸侯絕期無服諸侯之庶子雖爲

其母亦壓於嫡母不得伸其私故權爲此制也然則諸侯之世子不爲庶母服也明矣 陛下貴爲天子臣不肖嫡長幸備儲副爲庶母服非所以敬宗廟明正體重繼世也 上不喜曰汝從朕服太子不肯服 上大怒顧取劍 太子走 上逐太子羣臣震讜不知所爲時有桂彥良當 上前跪抱 上泣曰 陛下於 太子愛之深故責之重伏地牽 上衣不釋 上爲感動止立彥良又追及 太子泣諫曰貴妃逮事 至尊 殿下當緣君父之情爲之制服不可執小禮虧大孝因持

衰衣 太子 太子不得已服拜謝 上怒解擲劍于地曰老桂爾今日竟能和朕父子初 皇太子生六子長曰雄英洪武十五年卒追封虞王謚曰懷次日允炆洪武九年生於是命禮官定親王相見儀凡親王係尊屬于文華殿朝見行四拜皇太孫坐受禮畢入室乃叙家人禮制既定親王從之多不悅時 太祖春秋高政務常付 太孫裁決 太孫頗尚寬仁兆民忻忻罔不愛戴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 皇太孫允炆即皇帝位十八日詔以明年爲建文元年大赦天下 詔

日天佑下民作之君我 皇祖皇帝受天之命統
有萬邦宵衣旰食弘濟斯民凡事有益於天下者
無所不用其心政教休明規模宏遠朕以眇躬纂
承大統恭依遺詔於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
日即皇帝位夙夜祇懼思所以克相上帝寵綏四
方以無忝我 皇祖之大命永維寬猛之宜誕布
維新之政其以明年正月初一日爲建文元年大
赦天下於戲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當遵先聖之言
期致雍熙之盛百辟卿士體朕至懷
建文元年六月廿一日詔薦舉 詔內外五品以

上文官及州縣各舉所知先是內外缺官於進士
舉人監生人材秀才孝廉稅戶考滿吏知印承差
內除用至是定保舉法不問下僚鄉民及因累充
軍者悉聽保舉吏部聽用

刑部尚書彭韶著哀江南詞曰臨江號名郡佳麗
傳自昔豈不產異人爲茲壯顏色云胡百年間不
見有遺跡伊人聞我言掩袂長太息扣之至再三
欲語還踈踏爲言有奸臣名字不記憶道是練狀
頭

內臺司風紀適遭陽九厄 飛簡

論魏曹戮力事討賊討賊淚沾臆膠固不知幾祇

顧順與逆奇禍嬰六戚茲事有始末賊子請挂一
神考早謝世 太孫推正嫡母妃開平家元勳

戴帝室姻婭盡雄豪強鬪萬人敵隱然九鼎重九

鼎重嫌隙一以開讒言讒言肆罔極居然尾不掉

大都勢偶國時有黃奉常子澄輕佻固無匹伴讀

東宮中踪跡類世叔文華嘗造膝一旦翦侯王勿

徨何太急細人暗大體國釁此焉隙漁陽動地來

六軍盡股栗齊公泰為司馬折衝乃其職堂堂正

正旗誓書嚴紀律內相方孝孺夫子早學富經術

倚馬草樞檄文機資密勿又有黃門陳迪自少稱

英特王 給緇黃異端恨至骨餘者亦黨人我今

半遺失當其橫行時俱立萬仞壁之死矢無他鼎

鑊甘如蜜仰視三光明萬古常昭晰俯視五岳尊

坤維賴以立父母豈不顧天常不可易妻子豈不

愛吾分當自適寄語謝諸親業寃皆宿積慎無我

怨尤怨尤竟何益所貴賢士模萬段奚足恤後來

奸佞儒巧言自粉飾叩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簿

書埋日期回首嘆昏色乍聞毛髮豎空拳幾欲擊

孤燈秋夜長四壁蟲聲寂耿耿不成寐此意誰能

識 聖人順天命四海瞻堯日爾胡守戇愚甘心

取族滅不觀解與胡乘時附龍翼恩寵日日加聲名重簡冊

陳瑛爲北平按察使坐交通王府謫廣西太宗即位首召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怨建文諸臣最深上爲帝允炆輟朝五日瑛請減之上不從尋抗奏黃觀廖昇王叔英周是修王良顏伯瑋皆悖逆宜追戮之上曰朕初舉義師誅奸臣不過齊黃數輩耳後來二十九人中如張統王鈍鄭賜黃福尹昌隆皆宥而用之今汝所言數人况有不與二十九人之數者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悉勿

問後方孝孺諸獄宗戚受禍慘毒皆瑛羅織瑛未幾以苛刻得罪誅

洪武中內官奉使出外約束甚嚴不得與士民交然亦恃寵放縱有司畏之嘗有魯內官過廣信之弋陽縱馬于田踐食其稼佃者不知也擊之傷足魯詢佃者知田主富人周也遂遣人告之周大懼償其馬傾貲賄焉魯歸猶以擊馬事聞高廟竟籍周謫戍銅鼓衛至是有以內官暴橫爲言詔所在有司但遇內官奉使放縱虐民士者即擒縛送京以聞於是內官奪氣密謀推戴矣或曰靖難兵

起三年屢戰多勝衝突千里罕能禦然所過城邑
往往堅守不下間克之去即殺守帥復爲朝廷及
壬午所據者惟北平永平保定三郡而已至是內
官密言於文廟直擣京師約爲內應天下可定
文廟然之壬午春舉兵直趨京師不復爲歸計意
有所屬而朝廷不知之也兵旣入城天下大定內
官言功不已文廟患之未幾諸有謀者皆爲邊
藩鎮守假以大權賜公侯服儕于侯伯之上永樂
末征胡出塞數十日不遇虜軍士困迫大臣諫者
輒鎖之太監沐敬力爭文廟罵曰反蠻敢爾敬
乃仰首徐應曰不知誰是反蠻文廟大怒命曳
出斬之敬語漸不遜文廟舍之乃曰吾家養人
皆如此何憂不治敬亦預謀者也

壬午六月癸丑朔靖難兵次浦子口諸軍迎戰敗
之高煦至復戰諸軍不利帝遣都督陳瑄率水
軍往援之瑄以舟師迎降乙卯靖難兵遂進次於
江上都督歷城侯盛庸會軍於南岸禦之不克時
北兵敗文廟欲奔還適高煦帥兵至文廟撫
其背曰兒當再戰吾力疲矣世子多疾天下若定
以爾爲太子於是高煦殊死戰竟敗盛庸兵帝

會羣臣慟哭欲幸浙或勸之幸湖湘議不決遣魏國公徐輝祖開國公常鼎分道禦北兵諸宦官誼然謂不如遜位有竊寶勅出見文廟者李景隆已令金川門守卒解甲而宮中火起矣

王稔字叔豐祖禕死國父紳自有傳稔少有志向從學方孝孺甚爲所器許妻以女未及也嘗周恤其族又嘗與孝孺表姪鄭珣至聚寶門外求其遺骸歸葬不可得幸逮繫文皇帝念祖禕死國之忠特從宥免且方嚮用也而稔力以疾辭讀書青巖之下將終身焉後輯方氏遺文爲侯城集以傳

世咸義之稔性至孝初紳痛念父沒每食必斥兼味稔遵其教子孫相承閱數十年不變事母丁如事其父送終盡禮三年酒肉未嘗入于口學問該博士之從遊者日衆郡邑交重之所著有青巖稿聖朝文纂金華賢達傳續文章正宗卒年五十九門人私謚曰孝莊先生

儀制 薦舉

國初科貢薦舉三途並用然進士釋褐僅得州縣冗職薦舉者或驟至公卿洪武元年八月遂遣儒臣詹同等十人分行海內訪求賢哲當是時

孝陵急於得人往往失實故解縉因戊辰天變上封事極言其敝曰 陛下進人不擇於賢否授職不量於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朋奸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僚孝廉人材冥蹈瞽趨而或布於朝省驟歷清華椎埋噐悍之夫闢茸下愚之輩朝捐刀鐻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縮組符剔履之賤袞繡巍峩負販之傭輿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盍忱詢有德是故賢者羞爲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

受刑爲飾詞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俚諺鬚勝官人沒商量之童謠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然其時薦舉如宋仲敏陳靜誠朱備萬桂彥良胡以道亦多得人鄭沂以義門遂爲禮部尚書權謹以孝子遂爲文華殿大學士矣建文初方希古建議開薦舉之途遂下詔求直言舉山林巖穴懷才抱德之士如高危鄭恕樓璉鄭楷輩皆擢用宣德天順間亦尚有薦舉者至成化間雖白沙先生被薦至京亦令吏部考試授官於是薦舉之途益輕即有薦舉亦不過詩畫篆

楷之流無復文行君子楊石齋在內閣惟薦吳人
文徵明徵明亦以詩畫得薦官翰林待詔及永嘉
柄用時申薦舉之例然有司未聞有薦一人者惟
葉幼學温州人張桂議禮時爲之尋檢史傳書寫
疏草得薦爲翰林待詔明倫大典中所謂儒士葉
幼學者是也

今天子既定 大禮銳意禮文之事希進者又日
夜探內意犯衆議爲之但取好官不顧笑罵於是
立四郊親齋糜費百萬計當道者又議孔廟之禮
去主號稱先師配享從祀者皆稱先賢先儒盡去

公侯伯爵毀去塑像題木主別祀啓聖公配享則
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從祀以程珦朱松蔡元
定又進后蒼王通胡瑗歐陽修從祀國子監毀像
時衆皆相顧未敢毀祭酒許誥厲聲曰此土木偶
人知爲誰像耶呼市中乞兒曳之人與錢三文須
吏乞兒羣至像遂毀誥自謂勇於從正然識者笑
其希進也編修徐階疏請從舊 旨下誥責再三
至親御詞章戒飭且云徐階是姚涑榜進士大學
士費宏所取忠佞昭然階謫建寧推官去望風獻
諛者遂抗言衍聖公之封且應革去不宜世襲當

路者知海內人心不與事遂已夏言爲禮部尚書
建言 新天子即位幸學世一見乃今釐正先師
祀典宜再恭謁以示崇敬乃於嘉靖十二年三月
十三日幸學行釋奠禮太牢進帛進爵如 泰陵
故事言疏中歷陳 今天子聖明將順其美 皇
上懋勤聖學夙聞大道經筵日講未嘗暫輟又於
文華殿東室欽奉三皇五帝三王并周公孔子神
位春秋開講祀告月朔躬行瞻謁以盡企慕之誠
近西苑無逸殿落成命大學士坐講邠風無逸等
篇以端風化之本云幸學事竣言又請輯幸學文

移爲 聖駕重幸太學錄頒布天下識者謂宜名
爲 聖駕再謁先師不宜爲再幸學也當是時孔
子六十二代襲封衍聖公聞韶翰林世襲五經博
士顏從祖孟公綮皆在聞韶上表稱謝再不及釐
正祀典事但云臣等恭遇 聖駕臨幸太學拜奠
先師禮成謹率三氏子孫上表稱謝伏以飛龍在
天治啓文明之泰神龜出洛運開皇極之貞當修
文偃武之朝舉重道崇儒之典光增俎豆寵被雲
來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貫三極道邁百王作
之君師治教洽休明之曆興夫禮樂中和臻位育

之功肆一紀化成之餘屬百祀秩稱之後謂先師
繼羣聖之統而太學乃賢士所關華蓋天臨釋奠
委九重之重絲綸晝接授經勤萬乘之尊聳觀聽
于橋門儼威儀于堂陛馳使華於鄒魯山川蒙日
月之光侍講席於唐虞几杖附風雲之會愧象賢
之靡肖叨扈聖以知榮輪奐一新壯宮墻于數仞
袞旒再幸耀史牒於千秋彼漢帝之臨雍徒爲誇
詡顧魯侯之戾泮尚有頌聲歷選前聞無如今日
臣聞韶等忝屬聖賢之苗裔粗聞詩禮之緒餘沐
雨露以沾濡厠跡章縫之末荷乾坤之覆載棲遲

吠畝之中欣逢有道之長快覩無前之美怵深雀
躍感切冰兢伏願六經如日方中文運與世運而
俱泰一人配天無極皇統與道統而常新祭酒
林之俊表中則云默契聖心大祛俗見謂孔子稱
王本非禮宜正先師之名謂元人塑像爲不經特
遵 皇祖之制別祠啓聖聿明父子之倫配食先
賢盡去公侯之號當是時郡邑聖賢像或毀或不
毀或壁藏之亦不能盡詰啓聖祠本起于追崇之
禮歐陽修之得從祀則以主濮議故也塑像本起
于開元林謂之元人何也或曰國子監聖像塑自

元人

弘治甲子鄉試各省主試官皆得自聘如山東王

陽明浙江楊月湖

諱廉字介夫

皆一時文行君子故所

舉得人其程式文字亦平正醇雅嘉靖戊子當揆者欲一切攬權建議主試官從禮部具名會內閣上請簡遣時士習尚羞權門有學行者不屑干謁禮部亦采諸公議以故戊子科取人刊文亦頗可觀至辛卯則風習靡然即有一二好修者亦不能無患失之意相率奔走於風塵間矣以故是科所取皆奇僻之士刊文一切務爲險怪尖新語不復

明經傳傳意流而不止遂成邪橫關係蓋非小小也甲午科禮書夏言上疏論列極言士風文體之變請止京差官自後刊文有復如戊子者追奪考官禮幣然亦未審得其人否也辛卯科陸銓爲儀制郎中時告職方郎中華鑰曰戊子科主試官吾與兄皆不知有此差遣乃今辛卯科于請者十數輩不惟擇地方又且自擇同事者余不聽比具帖白之堂上堂上即如所請者輒改職名付司中司中執論十回三四耳即止不聽比帖至內閣內閣亦輒改不可復執矣銓鑰皆余同年友也

風水之說名人少信之惟朱子最信風水昔宋仁宗葬真宗擇地不精果無子哲宗高宗亦然寧宗葬孝宗土肉淺薄之地寧宗理宗相繼絕嗣宋人專主國音但取坐丙向壬之穴已失古禮負陰抱陽之意矣然擇穴亦不必專專求山但取其吉則止我仁祖皇陵亦在平地不必拘於一處漢諸陵各爲一縣豈必古人族葬之禮耶今孝陵在南都長陵獻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皆在天壽山則穿鑿旣多靈氣必洩雖有吉地亦無全力况祖陵之側數興土工能無

驚動乎朱子云葬之爲言藏也以子孫而藏其祖考之遺體則必致謹重誠敬之心以爲安固久遠之計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得安則其子孫盛而祭祀不絕此自然之理也又曰凡擇地者又先論其主勢力之強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較其地之美惡也我孝宗葬地不善主事楊子器言其下有水泉下之獄已而武宗果無子當是時皆言孝陵嚴御內宦將奪其權以故宦者葬之水中悼靈皇后葬時胡端敏亦請少緩日月務擇善地不宜于祖

宗陵寢之旁營發太多洩 祖陵之佳氣犯 祖
陵之方道時不能用已而 中宮繼廢 聖躬頻
歲不安已丑以來四方歲歲有軍旅饑饉之憂
風水之說見諸經傳觀之詩言太王公劉衛文公
皆升望降觀以測天景以審地力以察物產周公
營成周亦擇地而塗鄙河洛固形勝地也商人五
遷皆在河濱無山陵之倚故父子相世者少而兄
弟相及多也至于葬地尤宜慎擇論者謂葬不擇
地居必度室非也土宜土圭之法雖爲都邑宮室
要之人生天地間居室幾何藏土歲月何可計也

朱晦菴深信蔡元定之說山陵之議以忠賈禍豈
不悲哉予嘗謂今海內東南多水西北多山多水
則空多山則實故自古及今在帝位者多非長子
六經之前固不足深信粵自帝堯以次子起唐侯
爲帝元子朱不肖讓之舜舜子又不肖讓之禹禹
纔傳之太康又失國傳之弟仲康成康元子早世
後世子孫徃徃兄弟相及至周王季以季子爲侯
武王以仲子有天下秦亦少子漢惠絕世文帝亦
少子也光武中興亦仲子唐太宗宋太宗皆仲子
我朝高皇取天下元嗣 懿文太子薨元孫建

文帝失國 文皇帝第四子也近世百年間中宮無子嗣天子者皆妃嬪子也 今天子又自藩王入繼大統豈非天地間大風水致然哉

今天子續封功臣之後海內大悅 我朝開國功臣封公侯者殆二百人元勲李善長封韓公及身而誅永昌侯藍玉而下不論也六王元祀中中山王長子輝祖襲魏公以忠於建文 長陵幽之死獄中國幾絕後念中山功復封輝祖之子開平王子昇茂皆得罪除國岐陽王景隆襲曹公事建文賣國 長陵惡之幽死國除寧河東甌二王之後

不知其何以國絕大抵 高帝於功臣類漢高祖又靖難後江陰長興安陸諸侯皆以忠於建文誅絕故後世少有存者惟魏公黔公武定侯三家而已今之公侯率以平蠻擒賊討倭或外戚恩澤或定策迎駕功封耳 今天子祭太廟顧六王問侍臣今其後孰是對者曰魏國公中山王後也餘皆無聞 天子悼念於是續封常玄振懷遠侯李性臨淮侯鄧繼定遠侯湯紹恩靈璧侯又念誠意伯謀畫功最多續封其孫瑜誠意伯先是 孝宗在位訪配享元功之後常復李璿鄧炳湯紹宗皆官

南京錦衣指揮使正德中又官劉瑜處州衛指揮使至是續封云六王者中山功最大其功最著者定江淮平中原逐胡元出塞外也開平取建康戰鄱陽擒僞吳撫定關隴功最大岐陽勦苗蠻取閩甌鎮撫北邊功最大寧河守山越招河番守護郊圻功最大東甌取浙東定并汾討山獠防海寇功最大黔寧定番部降湖湘雲貴鎮撫百粵功最大劉青田運籌帷幄功如子房正德中亦謚文成也昔漢功臣封者大者誅及其身如韓彭是也小者再世或三四世至以耐金細故亦除國惟蕭相國

屢續封文帝續封則景帝續封嘉武帝又續封慶宣帝又續封建世成帝又續封喜至莽賊乃絕哀帝亦續封曹相國孫本始至莽時侯宏降光武不失侯陳平自以多陰謀廢不復起果然唐武德功臣十六人貞觀功臣五十三人至德功臣二百六十五人德宗官其子孫正員後又分列二等授其子孫以官蓋一百八十七人然房喬罷配享魏鄭公仆碑亦爲薄矣杜克明子孫代有顯者皆其自振非以祖故推恩也暮亦以進士發身自致通顯又能不忝厥祖矣宋元豐中詔取景靈宮繪象名

臣推恩本支紹聖中又考慶曆以後諸名臣錄用其子孫又官趙普之孫崇寧又錄藝祖功臣之後此皆前朝美政云

仁宗嘗賜師傅大臣楊文貞諸公銀圖書其文繩

愆糾繆又各分賜文貞諱士奇稱西楊建文時以名儒徵江西泰和人則

貞一蹇公義則忠貞各以其才德爲文 宣宗亦

嘗賜胡忠安公淡則文恭世家又清和恭靜蹇忠

厚寬弘文敏諱榮稱東楊閩人則方直剛正云 今上亦

賜張桂方張璉桂萼方獻夫楊邃菴崔石門各銀

圖書一異其文令其各有密啓令圖書封識於是

諸公各有訐訕相傾之事至采外間鄙褻幽細皆聞之嚴邃之地矣惟翟無他才亦不敢輒用此圖書也楊文貞公諸圖書去官或終於位皆未嘗繳進桂去始繳還圖書自後張三逐三繳圖書至方乞老歸特疏乞存留原賜圖書且云臣歸之日萬一未填溝壑有所聞見願効一得之愚如其沒齒亦得遺子孫百世寶藏也朝廷從其請方霍在南海害徧鄉閭劫持官府藩臬大臣如龔大稔輩稍執法遂下詔獄郡縣官吏頥指氣使而已方之乞留圖書奏事寔欲以是恐喝吏民也

哀冲太子將生朝廷令內閣吏部訪擇京朝官學
行有時望者十人入翰林以備他日宮僚之選甚
盛意也時吏書汪鉉文選呂希周薦唐順之陳東
楊淪盧淮陳節之胡經周文燭任瀚某某朝廷用
順之等爲編修且令再選則以孫繼魯屠應垓王
汝孝華察李學詩焦惟章沈伯咸應命用屠王章
李四人爲修撰翰林官舊有此例自成化弘治來
遂專用庶吉士他官不得改在翰林者未必盡得
其人誠一弊政也國初宋景濂王子克宋仲敏朱
備萬之後梁用之以陽春令爲修撰金文簡王希

範以給事中黃文簡以中書舍人胡若思以桐城
令爲檢討楊文貞以審理副爲編修劉忠愍以主
事爲侍講李文達以郎中爲
又吳康齋以薦
爲諭德陳白沙以薦爲檢討也人臣事君各量其
分力周文襄公自請讀書翰林劉忠宣張簡肅則
自內翰乞補部屬劉職方張車駕主事三公皆爲
名臣云胡種以大臣子謝恩爲檢討

茂陵得子甚遲後乃有九子 孝貞純后無子

孝穆紀太后生 孝宗 惠安邵太后生 興獻

帝岐王雍王楊恭妃生涇王潘端妃生榮王張德

妃生益王衡王汝王 今天子春秋鼎盛未可量也或曰茂陵寬仁在位餘二十年未嘗妄殺一人昔漢元帝三子迭爲帝章帝諸子後皆爲帝元章皆寬厚長者故也蔚悼王者 孝宗子也早夭墓在西山中

傳陞乞陞 祖宗時亦間有之至正德冒濫極矣安化之變宦豎廝養封伯者七人都督而下不計也工匠藝術官錦衣支俸鈔者近萬人 今上即位詔革海內稱快至嘉靖五年間詔革有力者漸得奏復亦遂有傳陞乞陞者矣張桂方霍初

陞翰林皆傳陞也丙戌春御用太監張忠請成造龍床頂架室厨金冊金寶珠翠龍鳳冠及畫軸書篆春牌等官匠趙奎等五十四員陞職一十四員冠帶兵部兵科執奏不能回自後時時有之漸增而多至甲午四月工部尚書秦金䟽言會同內外提督太監高忠等將各營建工役官吏匠役郭孟陽等一百五十人爲一等閭均美等三百一十五人爲一等呂文學等二百五十四人爲一等通乞陞賞不惟不能執奏乃遂交通至此可嘆也胡端敏嘗奏言今太倉積銀不及江南一富家天下倉

廩皆缺貧軍數歲乏糧大同甘肅軍變皆由於此
凡受國恩者所宜人人體悉事事撙節擔石積累
以裕國儲而贍軍餉惜民窮而備急用也秦昔爲
戶書能爲國惜財乃今復起工部何以有此奏也
嘉靖戊子京城民謠有十可笑議宰執及時政且
干宮闈大抵皆惡宰執權橫之故東廠錦衣受旨
緝訪邏者千百分羣四出乃得席瑶等十餘人皆
傳誦者非寔出其編造也宰執發怒欲以妖言律
當之時胡端敏公在刑部但云瑶輩因聞編捏笑
言乃敢互相傳誦罪止杖徒云

今皇帝即位憫念民瘼令京堂上官舉堪任知
府者時尚各舉其人應詔厥後霍詹事韜乞令兩
京大臣到任半年之後各舉二人自代殿學楊一
清言天變民窮乞令大臣舉折衝濟難堪任軍旅
者申勅再三竟無舉一人應詔者昔宣德中令大
臣薦任方面官者吏部啓用其有三年報政無薦
者會官議其賢否而黜陟之正統初庸才不便浮
言沮撓西楊極論云此浮薄不肖之徒畏不得薦
造爲謗誹以沮壞先朝良法冀得循資遷轉於
是得復如今景泰天順間或各薦或會舉時李文

達公又深惡薦舉開奔競之門亦不能止大抵吏部之權稍輕矣成化丙戌有舉不當上意者乃命歸之吏部未及三年言者謂非作人之法又復如宣德正統之制弘治中間或行之至正德不復有是舉矣乃今奔競日盛無復廉恥雖主事評事改御史必百端鑽刺翰林之選徃徃行金錢矣董中峰在吏部時告余曰子何辭科道之太迫也人之求吏部爲是官者不憚拜跪人且求之而子固辭何也余應曰病體不堪清要耳是時改科者二人馮時雍陳箎旨不允改道者十四人惟兵曹

三人余及余鈺黃禎辭以疾也大抵今之庶官亦好進今之大臣亦必求識面呈身者而後薦之於是薦舉路塞吏部之權益重霍南海奏謂百官入朝衣錦繡見吏部則素絹袍俛眉俯體不敢失尺寸是敬朝廷不如敬吏部也信然

景泰能用人戰守保全社稷功最大然其薄德處亦多裕陵歸幽之南內再不令百官一朝見至今思之令人痛心又遷錢皇后別居仁壽宮云侯大兄鑾輿之復又廢太子立巳子見濟爲太子旣立汪妃爲后已而廢之立杭妃爲后未幾

見濟亦卒 裕陵復辟遷景泰西內益友愛之景泰崩或欲令汪妃殉葬 裕陵不忍曰汪妃朕弟婦年且少不宜存內移之舊府衣食用度更加厚原侍宮人悉隨之復遣老成中官數人以備使令於是妃及其二子皆得所云至 憲宗不復念其斥廢復其尊號加之美謚此本朝盛德前代所未嘗有也 今天子事 昭聖張后孝謹事 莊肅夏皇后亦然蓋家法有自益見仁厚孝睦真足爲社稷靈長根本之地也

嘉靖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聖諭內閣楊一清謝

遷張璫翟鑾朕因十三日聽講官顧鼎臣解說心箴連日味思其意甚爲正心之助昨自寫一圖并假爲註釋與卿等看璫遂奏云臣昔讀書山舍嘗揭范浚心箴及程頤四箴以自勵臣於 御註心箴敬摹 宸翰付工刻石傳之天下萬世謹復錄程頤四箴乞畱神省覽 聖諭卿何便付工刻石豈不取人笑乎待麤有領會之時再註四箴也璫又疏請四箴註早成并刻是月二十六日四箴註成 聖諭惟及璫更不及三老云卿前日所錄來程氏四箴昨勉強解註朕復思之程氏見道分明

敬慎如此但於濮議之中未免力爭邪說誣君奪子故朕又述數語於末其詞曰斯四箴作於程頤以斯四箴而致其君者乃吾輔臣張璪也願之作箴其見道之明如此而動與禮合宜朕未之言君子必知之矣夫今璪以此言而告朕與夫昔議禮之持正可謂允蹈之哉朕罔聞於學特因是而註釋其義于以嘉璪之忠愛于以示君子之人嗚呼箴之功宜不在程氏而在於璪也哉璪於是請以御註五箴刻石翰林後堂又請通行兩京國子監南北直隸十三省提學官摹刻於府州縣學又請

并刊 皇上所著敬一箴并 聖諭先後六通敬一箴居中五註六諭分列左右海內費萬萬計矣即有奉行少緩者輒爲人所中傷奪階罷官數十人矣時七年二月也三月四日璪又自陳未仕時讀書姚溪書院亦乞立敬一亭如府州縣學并乞書院額名 天子喜甚書院名貞義堂名抱忠令有司起敬一亭刻五箴註并爲修建書院璪再辭再不允時禮部但行浙江如旨奉行工部尚書童瑞題辭則極其獻諛云璪藏修於姚溪書院涵養益深積學有待繼登高第欣遇明時定 大禮以

破羣疑決大獄以折諸枉傾心報主允符貞義之褒正色立朝足副抱忠之旨上有是君揭敬一之箴置諸座右下有是臣引四箴之訓陳於王前真千載竒逢誠一時嘉會也急令浙省修建書院務令廣大弘敞遣官程工但取容悅不顧經費於是司府縣共出白金六萬兩即粥大青白金三千兩鄰省文吏及武弁凡幸進者皆獻建書院錢又不下數十萬金矣書院未成先賜內府五經四書各一部凡百五十九卷璵上表謝有云每愧魯兩生之召敢忝舜五臣之稱蓋張桂自謂兩生五人

則張桂及席書方獻夫霍韜也黃宗明黃綰者璵輩時時謂之平原十九客蓋以其碌碌因人成事云

言官下獄我朝時時有之天順初御史楊瑄等劾石曹都御史御史皆下獄弘治初給事龐泮御史劉紳等論不當差錦衣官校逮武岡知州劉遜亦下之獄科道一空至正德間言官有杖而死者矣嘉靖十一年御史馮恩論劾汪鋹切直鋹言恩有死罪數端朝廷遂以極刑加之朝審時大寮有欲開釋者鋹作色不肯中止今尚在獄中未決也洪武

初年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太祖厭其迂衍，怒欲罪之。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上怒未解。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朝廷耳，烏可深罪乎？」上乃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耶？」洪熙初，大理少卿戈謙數言事，有言其賣直沽名者。楊士奇對曰：「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仁宗雖不罪謙，然免其朝參，令專坐署治事，自是一月餘言事者少。仁宗諭士

奇曰：自免戈謙朝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遂令士奇就榻前書勅，引過命戈謙如舊朝參，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爲戒。此祖宗盛德事也。

嘉靖中改歲貢之制，必考選應貢，至京師者皆求應鄉舉於京圻諸生，惡之。有言於朝者，蓋歲貢生多南方才子，北人所憚也。時禮書夏言建議兩京人才本不及江浙，先朝以爲京都四方所集，有國子監有各部歷事監生吏員知印承差筭手，有太醫院醫士鴻臚生故舉額一百三十五人，今宜定制京圻諸生得額百名，外省諸人得額三十。

五名於是羣議遂息

大禮既成之後小人倡爲遷陵之說 章聖太后

亦慮萬歲後南葬安陸亦主遷議是時張桂亦將

依違其間以說 太后賴 天子明聖外廷執議

竟中止然自嘉靖乙酉以來各邊軍情大變大同

軍變邀請朱振爲帥遼東軍變邀請郤永爲帥蓋

自甘肅殺都御史許銘時論殺總兵李隆自後不

惟不罪主帥且不罪校領矣 天子因見京師四

面軍情多變密雲上谷雲中時有虜內侵故有遷

都之議內主遷安陸外三四小人主遷南京然亦

未嘗顯言時時召柄用大臣議之外廷亦皆聞其

說然以其事尚秘無敢論列者嘉靖甲午科鄉試

發策如應天等處皆有諷止遷都之說禮部題南

京 太廟亦并請不復修理南京宮闕以示專一

京師之意矣

嘉靖乙未進士禮部題請每科選庶吉士皆限年

限地又出大臣意今請 天子御文華殿自第二

甲一名以下俱引起文華殿試 天子自臨試一

如廷試儀 天子允其議試諸進士以當今時務

何爲大策并讀五倫書有述詩大臣讀卷取正副

天子臨決定取三十人

運法

我朝黃河之役比之漢唐以後不同逆河之性挽之東南行以濟漕運故河患時時有之自海運既罷中灤運又罷專由邗溝入淮沂河以達會通河故河水不得如禹貢故道入北海而河之東南行者又分數道蓋自經汴以來支流益演南出二道皆徑入淮東南出一道東出五道皆入漕河并入於淮乘淮入海今數道皆塞止存沛縣一道河流大而所受狹不能容勢必橫溢而決決而東南有

山限閼爲禍不大決而東北非東昌則河間等處故往歲張秋潰決運道不通宋時澶州一決灌壞州縣數十爲禍不小况今之防河自底柱而下行於平地旣防決大名又防決臨清又防決濟寧又防決徐州又防決潁壽以犯鳳陽又欲遏其流不南出不北走循我運道而接江淮之舟此其計誠難也今河南修河之役盡民力竭民財矣隄密於田畔地破於潰瓜及今不處禍未已也爲今之計盛都御史新河之役不可全謂其無功也顧其喜功無漸程役太嚴又忤安仁遂爾中止今猶可復

也或於汴西濬孫家渡一道汴東南原出懷遠宿遷二道正東出徐州小浮橋溜溝二道擇濬一道以少殺其勢少分其流可也或修武城以南廢隄以防豐沛漫流或修築沛北廟道口隄以防新決河口可也或講求海運之法即不能如國初婁淞開洋歷大洋之險宜考禹貢碣石入河沿江入海海運之說及秦時起瑯琊負海之郡之說唐人雲帆遼海糯稻東吳之說或於淮口入海遶出登萊大洋經海倉昌邑海豐以至天津可也或云登萊外洋有白蓬頭水有官綠大洋黑水大洋又有礁

石之險則由淮之清口入海遶出東陬山風帆一日夜可達青州安東衛篙師柁工皆安東人商賈時時往來由安東衛風帆三日可達膠州其間惟石臼島唐島二山頗大而險今私船往來遶出山後未嘗有覆沒者既至膠州入新河可二百四十里至海倉復入海新河者即膠水也東爲膠東西即膠西也相傳勝國時亦嘗濬此以避東海數千里之險者蓋膠之東南出即墨鰲山成山析而西出登州北海始達海倉不若由膠河之爲便易也又自海倉一夜便可到天津蓋相去三百里今天

津海倉間人販易載小艇乘月夜往來也所謂新
 河者原出高密界中大水泊南北分流南新河流
 入南海北新河流入北海雖出高密亦由諸野川
 澗合流始大夏秋為甚南至膠州東界北即海倉
 巡司海倉有大舟載米麥可三五百石意即古者
 運青萊之粟由海入薊之處也自海倉至天津海
 濱更無山陵之險如昌邑濰縣壽光樂安博興濱
 州利津海豐蒲臺陽信鹽山慶雲滄州迤東皆平
 衍斥鹵之地可見矣河北有警臨清濟寧可憂也
 淮西北有警清口豐沛可憂也江北有警邳溝上
 下可憂也故海運之說亦不可不預為之計正統
 也先之難喜寧道之據臨清正德劉齊之亂運船
 煨燼者五六千艘此往事明徵今直恬然謂無事
 耳憂國者宜有先事之防矣

兵畧

乙酉大同軍變時余意朱振為首惡疏中云唐縱
 朱克融於盧龍竟復失河北今都督魯綱對人言
 首惡不是郭鑑等郎中趙錦對人言首惡那在五
 堡行伍中是誠有如朱克融者在其中矣當是時
 傳聞朱振之得帥行金錢數萬於當路諸人皆出

叛軍搜掠公私之物也以故當時遂從叛軍之請赦振萬千乾沒出之囹圄遂爲主帥守大同桂勇忠勇竟爲彼所逐乃知初殺張都堂殺賈叅將皆振之謀非郭鑑之謀也癸巳之變朱振僞死軍中以爲信聞之朝廷越三四日北虜驟至夾攻我軍竟大敗邸報云我軍圍城困賊又云立有木柵冰闌乃又云大同賊一半戴狐狸帽套掩耳紫花號色與達賊混同衝戰是此賊尚能出入自由非我所能困也又云我軍連衝數陣收軍回營不復明言此一半賊曾否同達賊出境或尚在近郊或仍

復入城也比至十一月十日獻出首惡皆腐潰死人決非造謀有力者十一日又復與達虜交通來戰此賊旣敗入城復以火器從城上殺傷我軍數多則其計出狡黠朱振未必死也是時京營頭撥精銳官軍發出一萬二千員名後又載請師根本之地不可不慮未幾寇入密雲殺掠近萬人去京師不遠二百里耳大同賊見我軍數敗益堅意城守不許城中良善聽招不許卻總兵立受降旗又令奸細入京探事或遂欲賊殺主議大臣益無忌矣兵部乃議用江桓爲總兵與劉源清卻永共事

桓初與張都堂共守大同張被害而桓恬不能救
又無一卒譁於其前論其情罪宜如李隆既從未
減已爲寬縱今復用之又焉保桓之不爲振也幸
聖明不允豈非宗社之福於是益見當事者之誤
矣大同城中積粟苦不多又乏薪炭苟能併力合
圍外拒達虜內防逸賊不過春月虜弓馬不便不
能不歸城中困乏當自潰但恐事平之後大同巨
鎮遂爲空城宣府倚大同爲藩其迤東無強鎮大
寧舊地皆俾葆塞夷人今亦北通大種時時擾漁
陽盧龍延綏之東與大同僅隔一河無大同之援

延綏遂孤延綏又無山川之險西接寧夏寧夏又
在河外大同之事誠有未易處者近日喜事大臣
婺源嘗抗疏自請行邊貴溪建南北郊之議永嘉
力務更化霍見事風生發議論獨此事再無一言
及之何也

大同之議永嘉主勦貴溪主撫黃石龍同貴溪於
是與永嘉相忤師久無功 天子亦厭苦卻永劉
源清矣廷議用馬昊陳九疇牛鸞代源清 天子
特勅內閣云昨卿等所擬馬昊陳九疇決不可用
牛鸞或可但朕在病中未嘗不以大同事爲懷夫

大同叛軍先因殺李瑾此謀殺主將之罪殺不可赦原非舉城所爲亦未敢逆朝廷本是卻永不謀信從劉源清貪功嗜殺之計輒便有洗城之訛傳嚇城中致使逆軍劫囚勾虜抗拒朝廷旣說專剿逆徒脇從不問却又專攻城之計又引水灌城看來玉石亦不可得而分也朕惟宣大爲京師北門要地皆不可壞人而無臂可以衛頭目乎况此地此門皆我祖宗所遺今源清必欲城破人誅果忠乎否乎前日將二人調置別命將以專討渠魁豈有今日之患今又不可輕聽伊說卿等亦不可

不慮將來事縱源清幸成功不知此地何以興復今祇可罪去二臣掣還諸路人馬另遣文武大臣果能識事者使專意備虜密令多方計擒逆賊之魁者庶免老師傷財源清旣能了事如何又添官豈非官多事擾乎時甲午二月六日也勅中所謂宣大京師北門要地皆不可壞信然至三月二十二日遂勅石龍賑撫大同查勘功罪且聽便宜行事然勅中但云調濟宗室撫卹軍民舉察欺隱辨明冤枉糾舉怠誤使地方安妥人心協服更不及查訪真正首惡矣

輿地險易遠近豐耗亢隰之說學者不可不知况有用世之志者尤宜用心於此也其說槩見於六經自後蘇秦說諸侯蕭文終相漢趙營平討先零馬伏波度隴西李吉甫計河北方鎮德裕籌南詔皆按地圖議方畧 今天子勵精求治吏部尚書桂萼進皇明輿地圖圖有叙有紀叙則述其地形利害紀則述其官署藩封戶口兵食牧圉之數而各以南北直隸十三省圖冠之又總爲一統之圖於首末又爲四夷方位之圖亦有叙論此皆出甌寧李默所撰次默初爲兵部主事員外郎與余交

善其書初成時時出示余商確其中處置亦有識見而文章高古可愛也默今時名士欲就功名乃托迹于桂桂殊愛重之桂去乃稍稍不得志以默之文章才識少需時用即不用亦已亦足以成名於後世也其進書之疏有曰我 太祖高皇帝奮起民間人之情僞寔備嘗之地之險易寔徧歷之太宗文皇帝亦與有艱關之勞故當時延訪儒臣皆出其胸中之實見所以斟酌損益百代之制百六十年未易改也自時厥後 列聖相承雖莫不具上聖之資而視 祖宗之實嘗周遊民間者有

間矣是以延訪之典或作或輟 孝宗皇帝嘗銳意行之終以不能徧知人情土俗而止正德以來積十有六年上下之情於是大隔而欺蔽遂有不_{可止者則所當修復} 祖宗之舊使上下各得自盡正在今日臣待罪輔臣愧無裨補乃者備員吏部凡遇考績朝覲官員密加訪問於地方民情土俗亦各得其一二除摘其論列之近似者裝成三冊上請施行外敢復即天下土地分十有七圖各具叙紀又裝成一冊上獻此疏亦李筆也史書中論地理者惟太史公貨殖傳班孟堅地理志爲美

餘皆無足觀也漢成帝時劉向畧言地分張丞相禹使其屬潁川朱贛條其風俗亦未宣究唐宣宗命翰林學士韋澳纂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爲一書號曰處分語他日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出謂澳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澳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今其三書皆不傳云李字時言辛巳進士庶吉士以是書故得吏部郎中復與兵書王憲論武舉坐位謫寧國通判然衆論皆謂李所爭爲_{是也}大同兵變未能戢嘉靖乙未三月中遼東軍又叛呼噪欲殺巡撫都御史呂經經藏水溝中得免奏

至兵部但題取回呂經別用更不及叛軍何以處置已爲御史王廷言呂經平日行事乖方臨變又倉皇棄印勅裸袒求免固爲有罪其遼東叛亂旣經巡按御史曾銑奏其據城犯義又云首從莫辨是其跋扈無狀安得無罪今止奪巡撫之官而不究軍士之罪何以靖遠俄而遼東鎮守太監王某又奏呂經克虐乞下詔獄曾銑又復奏經紛更土木擾害吏部因而覆題呂經革職閒住已而王太監又奏軍情變動乞差舊任總兵卻永巡撫周叙復任撫安於是時韓邦奇已有遼東巡撫之命內批呂經革職還差官校拿解來京問理韓邦奇不必去吏部另推可以撫靖地方的兩員來看軍士但令巡按御史提問而已

北邊軍士公然驕悍不可制嘉靖乙未遼東軍變尚未有處巡居庸關御史曹達又奏言巡歷至關上下操官軍呼噪竟不肯下營排陣奏至識者無不寒心旨云兵部知道而已時京東遼東京西大同京北居庸京南保定相繼有此變奸人因而倡遷都之說矣

初大同軍變費公在內閣力主招撫至今貽害國

家大同繼變夏禮部又力主招撫今遼東軍變費
公適再起必主招撫之議矣蓋嘉靖初可勦不可
招今則可招未可勦也須有委曲調停于其間俟
吾紀綱修明兵力有餘上下同心偶有小變便大
勦絕以風警其餘則可今輒議勦遼東則西邊不
肯聽調議勦大同則東邊亦然是未可輕議也其
失在於大同初變之時至今思之令人撫膺太息

馬政

我朝馬政最為有法以後漸改漸不如初洪武初
草創之制未為盡善至永樂馬政詳矣宣德正統

漸不如初至已巳之變大為釐正馬政亦復舊稍
稍增益至成化弘治又漸弛廢已未有邊警又集
議馬政然議論多而實事寡矣蓋各邊戰馬自遼
東陝西皆有苑馬寺行太僕寺專給各邊戰馬又
有馬價銀宣府有餘糧陝西有屯糧又各有草場
椿頭朋合銀兩後乃將領侵漁制使貪黷利歸於
私橐而馬日耗矣故成化以前各邊請馬請馬價
者亦少與之亦有節制弘治初則請乞無限矣止
以陝西一鎮例之成化末年取銀不過三千八百
兩有奇弘治數年間則一十六萬兩矣其費馬價

至此以大同一鎮例之成化末年取馬不及千匹
弘治中三五年間取馬近萬匹矣其費馬如此今
京師戰馬日耗余閱御覽馬數國初三十六萬今
不及五萬圻甸寄養馬匹專供京營亦爲各邊奏
乞日就衰耗矣京師有馬官軍或盜馬而逃或私
賣戰馬或尅減芻豆致死官府惟務文移往來不
着實責成掌理之人乃禁京師賣酒糟者謂酒糟
能病馬誠可笑也 今天子累勅馬政而不能奉
行京城尚然邊方可知矣甲午一年間各邊請馬
價銀近三十萬兩不知何以繼之掌銀者利馬價

之大輕市馬者利馬價之乾沒故戰馬一匹給價
銀十兩就使不入侵漁之手焉得良健哉近日王
大用巡撫邊方以開馬市獲罪去官於是邊臣益
諱言馬政矣

女后

戊子上 章聖太后徽號禮部儀注 莊肅皇后
與 中宮同班朝賀邸報傳之四海莫不驚異
莊肅母儀天下十六年 章聖尚爲藩妃君臣之
分天地森然豈有北面朝賀 章聖之理聞之朝
議亦紛紛然竟未聞一人敢言者時方獻夫在禮

部方於五人中頗爲平正乃亦有此時胡端敏公爲刑部尚書亦不聞其論奏也不知此事竟何以處之當時有能密白當道從中批出免賀可也不若遂詰責禮官乖謬尤爲光明庶宮闈無嫌之爲愈也

大禮之議廷臣凡七爭初爭考再爭帝三爭皇四爭廟五爭廟街六爭 太后謁廟七爭樂舞皆不能回 聖意凡爭者七百八十三人今觀諸疏中惟石殿學瑤崔祭酒銑詞切懇感愴人石曰 孝宗 昭聖皆 陛下至親骨肉非他人也今輒行

離間臣實傷之且幽明一理事亡如存即今孟冬時享 陛下登對如親見之寧不少動於中乎又曰我 祖宗家法凡 后妃入宮之後未有無故復出者 太廟尊嚴乃 天子對越之所非時享祫祭雖 天子亦未有輕易出入者而況於 后妃乎其曰 后妃廟見即今之奉先殿也 祖宗參酌 列聖相仍已爲定制今豈可遽爲變更哉抑臣聞之軋剛坤柔陰陽定分各止其所不相侵越漢唐之季間不師古陰盛抗陽女禍時作其患有不可勝言者 陛下爲天地百神之主豈宜輕

變 祖宗之法致使 太后無故輒由正門出入
輒入 太廟街門往來坤行軋事陰冒陽位其幾
既見不容但已異日縱無後患可不加之慮哉銑
曰 陛下求備禮于本生至孝也然當詳稽禮意
大順通情夫人之願有子孫者氣相傳焉故絕世
者人之大痛也先王本其氣之所由來取同宗者
爲後若夫 帝統必以長 祖訓繼絕必以弟必
以長一統序也必以弟坊立後也 陛下爲弟而
長以倫序則考 孝宗是故必降其所生斯謂之
後若與所後等猶弗後也當承祧主鬯之重則父

子蓋輕也斯禮之至精百王之所同也 陛下無
輕正統無拂羣情無恃威可作無謂已可縱則今
日之忠邪辨矣當議禮時前從衆議而後隨張桂
或出入其門求美官者多有之然猶恐人之知掩
護不暇惟翟殿學鑿序明倫大典則不復顧忌矣
其詞曰臣待罪詞林昔從末議雖壓于大吏題署
匪情而因循遷就實無的據論心治罪臣咎有餘
荷蒙 皇上不加斥誅命總吏事似有發明頗得
要領云

孝莊睿皇后姓錢氏淮安海州人父貴府軍右衛

世指揮使正統七年五月選立爲 皇后 景帝即位遷居仁壽宮 后無子 英宗以后賢德又更憂患恐萬歲後 周太后有子爲 帝命李賢錢后與我合葬賢識諸內閣 憲宗成即位尊爲慈懿皇后成化十四年六月 后崩謚孝莊懿穆弘惠顯仁恭天欽聖睿皇后當是時 孝肅稱皇太后久矣禮部議葬禮不決大學士彭時等上疏言 大行皇太后今日祔葬與 皇太后萬歲後祔葬自不相妨不宜別議以失大倫 周太后不允堅欲別葬 憲宗御文華殿集羣臣諭旨羣臣

莫敢應頓首退刑科左給事中毛弘遮時等曰面諍廷論此其時也何輒退爲比出文華門諸大臣多徑去科道及三四大臣尚集議文華門西謂不可失此機會於是科道同禮部尚書姚夔等乃跪伏文華門外不出諸大臣亦徘徊觀望禮科給事中張賓大聲呼曰諸大臣平日受國厚恩綱常大事乃不諍將何往諸大臣皆趨至俄司禮太監懷恩等出夔等迎而哭曰 大行皇太后不祔 裕陵非禮大不可太監爲內相何不力諍恩曰奴嘗力諍 太后欲殺我我固不避死公等當云何弘

曰吾輩豈敢避死今日幸朝廷不失倫雖死何憾不然致他日宗社不安雖舉族死亦何益恩曰恩等每進諫太后輒怒曰爾等逼我死又連呼我死我死今必欲祔葬萬一太后不安不幾陷官家不孝弘曰諭親于道大孝若阿從太后使得罪先帝陷親不義安得爲孝衆官皆哭恩等亦哭聲達禁中時殿門已闔憲宗猶在御恩等止哭諭羣臣少退俟再奏衆退百官章連上上持章奏太后太后知羣情不從曰羣臣議是憲宗流涕三頓首稱萬歲即出御文華殿召

百官諭請命太后允矣百官皆頓首呼萬歲歡

聲動宮闕后得祔葬裕陵是時內臣阿周

太后意裕陵內二隧道其一西行北轉爲英

宗皇帝虛其右壙中有道可通往來蓋爲周太

后葬地其一東行北轉即爲錢后玄堂相去數

丈中又隔不通至孝宗再三對輔臣劉健等欲

改正欽天監以爲歲殺在北方內官監亦謂事干

英廟陵寢竟格不行乃於陵殿神座移英廟

居中后居左周太后居右后葬旣祔廟奉

先殿中英宗亦止設一座祭飯一分匙一張不

設 后座至 周太后崩 孝宗祀 周太后奉
慈殿 后始得配食 英宗

宣德 正后胡氏無子貴妃孫氏生 茂陵於是
胡后遜位 孫后繼立自 宣宗而上廟中皆一

帝一后自 英宗后錢氏無子 周太后生 憲
宗 憲宗 王后無子 紀太后生 孝宗於是

周后欲祔葬而別葬 錢后又欲祔廟賴 孝宗
明聖達禮得不亂 周后升祔時 孝宗曰 宗

廟事關係綱常極重豈可有毫髮僭差 太皇太
后躬育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

爾 錢太后乃 皇祖冊立正后我朝 祖宗以

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從朕壞起恐後來雜亂
無紀極耳又曰 孝穆太后朕生身母止別祀於

奉慈殿乃奉 孝肅太皇太后居奉慈中一室
孝穆太后居左 孝宗又曰後來有如此者却居

右今 孝惠邵太后 今天子庶祖母也宜在
紀太后之右云

我朝母后多出功臣家惟 孝恭章后今 昭聖
太后及 悼靈皇后儒家安國孫恭憲公昌國張

莊肅公及恭和伯陳萬言女也昌國二子欠謹戢

泰和亦求望非分張竟得罪今天子亦時裁抑
陳氏云章后甚賢裕陵復辟後上聖烈慈壽
徽稱時后母董太夫人壽九十矣后兄弟五人長
會昌侯繼宗次顯宗宗宗四人及諸孫十人
皆有官祿復有爲次兄求進官者英宗裕陵謂輔
臣曰太后每戒勅外家朕即與官必再三請纔
得允太后嘗曰孫氏有何功於國家濫受祿寵
物盛必衰一旦驕奢干國憲吾不能救矣蓋國初
外戚皆不預政惟會昌侯典兵時裕陵自南內
復辟以爲孫氏有軍功又近倖言須天子元舅

典兵以防不測故從之

裕陵後亦悔曰外戚預

政不可爲例

孝靜毅皇后姓夏氏南京上元人

孝宗大漸顧

命內閣劉健李東陽謝遷曰東宮生十五年宜亟

選婚正德元年八月冊爲

皇后

武宗好遊幸

未嘗得御

今皇帝即位尊爲莊肅皇后嘉靖十

四年正月崩輔臣張孚敬欲不成服禮部尚書夏
言力爭奏上儀注天子如喪母臣民皆然內閣

以爲非禮禮官爭之不能得曰叔嫂之無服也禮
也臣民服如初議孚敬又不欲頒遺詔禮官不可

爭再三至二月十五日始以天子諭行下外百
 司不知 勅諭與遺詔異宜畢皆斬杖哭翰林院
 六科禮部皆素諸衙門半采素不盡從二十七日
 制比議謚禮官言后謚用十二字我朝典禮 莊
 肅皇后作配武宗母儀天下十有六年謚宜並美
 列后孚敬曰二字足矣汪鉉附孚敬諸議大臣皆
 唯唯王廷相初是禮官議後亦不敢堅執賴 今
 皇帝獨斷謚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十五年四月
 今皇帝幸天壽山行宮諭言曰 皇嫂謚禮未備
 汝禮官宜疏請是年九月 今皇帝御文華殿親

灑宸翰定謚為孝靖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

皇后

自昔皇后生子者甚少或妃時生子後冊后者多

近世如 憲宗 孝宗 孝肅太后 孝穆太后

子也 莊肅皇后配武宗十六年無子 悼靈皇

后正位中宮七年無子 茂陵諸子皆出妃嬪中

何也或曰陵中風水使然 懿文太子 孝陵子

悼恭太子 茂陵子 哀冲太子 今天子子也

自古外戚貴盛莫如西漢慘禍亦莫如西漢如衛
 青以奴產子數年父子四封侯又二十四年子孫

遂無噍類然竊漢龜鼎者竟外戚也我朝 孝慈
馬后有賢德兵亂後外家無存者父馬公追封徐
王歲時祀而已 仁孝徐后中山王長女本功臣
無封爵 孝誠張后今惠安伯彭城伯家 孝恭
孫后今會昌侯家是也本以恩澤封後有功遂得
蒞事與諸外戚者異 孝莊錢后家安昌伯 周
太后家慶雲侯長寧伯 孝貞王后家瑞安侯崇
善伯安仁伯 邵太后家昌化伯 昭聖太后家
昌國公建昌侯 莊肅夏后家慶陽伯 蔣太后
家玉田伯 悼靈陳后家泰和伯初外戚間有官

止都督者至稱舅氏乃始封爵蓋文帝不肯封二
竇至景帝始封也景帝欲封王信條侯執不肯封
竇太后有言條侯死蓋侯竟得封今外戚之封不
侯繼世寔始於 秦陵孝宗 秦陵時二張甚橫日

夜侍禁中遊幸內臣何文鼎素忠直二張褻窺御
帷文鼎持大瓜筆之幾死 秦陵亦不罪文鼎也
當是時張氏奪民田廬請官寺舍又豪奴姻親恃
勢凌官府篡獄囚莫敢詰金玉積如山不厭市津
壟斷徃徃皆張氏矣言官時抗論朝廷亦不問近
世外戚莫橫於二張至正德時稍稍收斂乃嘉靖

以來益戚戚自謹大張雖以定策功封公然亦不敢視邵蔣務謙退自保胡端敏公尚言宜保全外戚不宜使後世謂外戚封公自今日始也顧二張內倚 昭聖外多瑕釁嗜利之人奔走其門生長短或聞之朝廷日有疑忌當路大臣又恐他日有禍欲急去二張以一人心遂嗾人奏小張有逆謀朝廷遂決意考問薄昭故事 旨會法司多官會議衆亦恐傷仁壽宮又其事無踪跡且皆 先朝事但奏張延齡逞兇殺人僭造臺榭淫於酒色鶴齡兄弟至親一門同居不能救正皆有罪 旨云

延齡犯十惡迹已著但証佐無存以致小人藉口不奉公義專一結納掩飾姑免究延齡照 祖宗法度便提了依律處斬鶴齡同惡相濟革爵做南京錦衣指揮同知帶俸閒任蓋已惡廷議不明言誅戮沒產窮其獄已而延齡又有詞刑書聶賢等稍為開釋朝廷益怒聶停俸一年該司官皆下詔獄延齡在獄中再詞通政司官懼有不測亟與封進有 旨詰問通政官交私皆停俸當是時再無一人敢論救者 昭聖益遜避若不知海內傳聞籍籍有他議未審究竟何如也

酷佞

周衰在位皆貪夫今觀之詩曰貪人敗類曰交交
 桑扈率場啄粟曰大東小東杼軸其空蓋其時不
 止榮夷公一人好利而已秦亡之速則酷暴之故
 自古未有吏人貪酷肆無所忌而不忘其國者漢
 武帝雖有酷吏然皆潔廉自好觀之史傳惟杜周
 一人好利耳當是時惟天子取民之財百官未見
 其然又承文景富庶之後又武帝卒自悔悟哀痛
 自責故不至於亡唐室貪黷之風最盛然不甚酷
 酷吏惟武后時有之武后時酷吏又不如漢蓋倚

法貪黷甚矣宋時廉不如漢然仁厚過之惟一
 權奸殺人竄人耳詩云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
 彊禦曾是掊克天降惛德女與是力彊禦酷吏也
 掊克貪吏也貪酷並行而不亡其國者未之有也
 今天子時時申訓諸吏欲其仁潔乃今賂賄公行
 鞭撻者日死上官及大臣惟問財利進退人今有
 人為縣而得萬金者即殺人不得科道得為好部
 官何社守嘉興菜飯布袍一錢不私竟以不謹去
 奈何吏人之不貪酷也嗚呼此風不革數年之後
 民窮盜起大亂作矣

奸佞

嘉靖改元遂去王瓊陸完諸奸佞收召故老公卿號稱得人內閣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吏部喬宇戶孫交禮毛澄兵彭澤刑林俊工趙璜都察院金獻民數公中唯宏最下雖有才心行險側趙亦有才而志欠端金好利然能守法林先幾首乞去毛薨於位彭孫皆乞去楊喬以大禮議起相繼去蔣毛亦去於是宏爲首相矣喬去用羅欽順太宰又用楊旦太宰皆爲陳洸所阻乃用廖紀紀用盡遂楊喬薦拔之人引張桂之黨廖去用李成勛成勛

自南都來道改法司遂用桂爲太宰張入內閣於是公卿大臣旬月三更更有志節者相率引去在位者皆骯髒嗜利之徒中間唯有胡世寧李成勛伍文定皆在朝不久王守仁竟不容其入朝至死猶誣以劇罪至嘉靖十三年夏內閣則張孚敬李時方獻夫獻夫以老疾乞去皆謂代者非夏言則汪鉉也六卿汪鉉許瓚夏言王憲聶賢秦金聶秦皆舊大臣稱清謹今亦一切附會都察院王廷相亦舊有氣節能文章今亦碌碌耳通政使陳經大理寺周叙六部侍郎則霍韜張邦奇張雲陳軾管倉

鍾芳黃綰黃宗明陳璋楊志學林庭楫其爲霖宣
大總制則張瓚三邊則唐龍兩廣則陶諧漕運則
馬卿也嘉靖十一二年間逐去公卿侍郎都御史
諸吏二百餘人矣愛惜人才者得無深慨於斯

讒佞

自古在昔讒人得志天下善類必被其害而國家
亦衰敗隨之讒人雖唐虞時有之帝舜所謂朕聖
讒說雖聖賢一堂尚亦憂此况後世乎詩中言讒
人情狀最多曰覆背善詈曰鞠人伎忒譖始竟背
曰臯臯訛訛曾不知其玷曰無罪無辜讒口囂囂

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曰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旣
夷旣懌如相齏矣曰苛矣能言巧言如流曰滄滄
訛訛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餒曰我聞其聲不見其
人曰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曰譖人罔極交亂四國
蓋周之亡竟以讒邪傾亂之故自後何代非此爲
禍至於父子兄弟夫婦不相保况於君臣朋友之
際易間而難合者乎昔成湯遇災自責亦云讒夫
昌歟良有以也我朝讒夫率出宦豎方士武胄未
有儒臣縉紳之士爲之得志者至正德中遂有如
張綵附逆瑾王瓊附逆彬者矣嗟乎慎之哉慎之

鹽邑志林 卷之三十一
哉安仁永嘉初議禮時豈啻異姓兄弟刎頸交也
比二人一在吏部一在內閣小人間之幾成大禍
聞于 天子而二人又不能自以爲戒也悲夫

災異

嘉靖乙酉五星聚營室時樂護以光祿少卿掌欽
天監事上疏言五星聚一宿其占云有德者王無
德者亡又云王者易姓受命又云有德受慶奄有
四方子孫蕃昌 旨下禮部覆詞亦懇切中批修
省如故事識者深憂之蓋自有天官來五星凡六
聚周與聚房齊桓將伯聚箕漢興聚東井天寶之

亂聚尾箕宋初聚奎至是聚營室也先是欽天監
皆日官疇人倚法頑鈍又率淫于酒婦人昏迷天
象 朝廷用議者特用士人蒞其事以故華湘樂
護同在監中且將任之改曆日官疇人以二人者
不便已私百計中傷華先得罪去樂亦繼去至今
曆法日差莫能改筭七政時示變亦無復有慨慷
敢言者即言亦冗俗不經不如樂有文章緣飾又
肯盡言不諱云

嘉靖戊子四月十二日早京師大風陰霾咫尺不
辨惟聞飛瓦折木聲竟日不止先是因災異頻仍

降 勅修省又因江西撫臣汪鉉奏甘露河南奏
河清遣官祭告天地 宗廟羣臣齋宿未及行禮
又有茲變 上意頗不安 今天子 憲宗皇帝
孫也 憲宗第二子封興國薨謚獻王後追尊
恭穆獻皇帝寔生 今天子 今天子生黃河清
慶雲見翼軫分野生十五年入繼大統嘉靖六年
二月乙卯河南靈寶知縣張廷桂奏言丁亥十二
月庚申馮佐村黃河澄清五日奏中又言河清不
於他處而於馮佐村詩稱馮翼孝德史稱中興賢
佐正今日之謂也 天子喜紀之以詩百官稱賀

告之 郊廟是歲三月壬申汪鉉奏言戊子元日
長泰縣欽化恭順善化等里天降甘露奏中又言
皇上名號正而倫理明禮樂興而刑罰中賢俊登
庸舊章修舉有此祥也 天子又喜遣官祭告薦
之 宗廟頒賜廷臣故明倫大典史臣云是典首
書黃河清慶雲見者天地啓聖之徵也所以昭禮
之始也終書黃河清甘露降者天地佑聖之徵也
所以昭禮之成也汪竟以甘露驟得太宰是後白
兔白鹿黃龍馴雀祥瑞紛紛來奏矣昔洪武二年
十月甲戌膏露降於乾清宮後苑蒼松上永樂十

七年十一月甘露降於 孝陵松栢之上凡四日
時宋濂有膏露頌王直有甘露詩天官書云氏北
有星名爲天乳天乳明潤則甘露降宋杜鎬學士
墳莊有若甘露降林木兒童輩驚喜白之鎬鎬味
之不懌曰此非甘露乃雀餉也大非佳兆吾門其
衰矣踰年鎬卒家繼八喪胡文穆謂甘露之感不
此爲上瑞若人家有之亦雀餉之類耳豈甘露宜
有於國而不宜有於家也

御史郭宗臯者山東福山人父天錫爲平湖令有
才力守徐州亦能其官宗臯少有穎質舉進士有
名改翰林庶吉士柄臣不悅與羣吉士皆逐出宗
臯爲主事刑部辛卯鄉試宗臯考浙江歸改武選
又自武選改御史巡通州倉嘉靖癸巳十月八日
夜四鼓萬星縱橫流飛俄隕如雨至天曙方已給
事沈謐疏言微婉報聞不罪宗臯疏甚切直且云
此非小變宜君臣動心儆戒勿以大同軍變及
太子薨逝之事遂謂足以塞此變疏入 天子震
怒下宗臯詔獄詰問 朝廷失德者何事錦衣王
佐心憐其忠筆朴少解覆詞亦緩 旨不允更令
責詰佐亦少改前覆詞上之得 旨旣問明白拏

鹽邑志林 卷之三
在午門外打四十棍放了宗臯得不死今尚爲御史時十月六日大同軍變十一日報至京師 哀
冲太子亦以是日丑時薨故宗臯奏中云

自古天變必人君修省轉災爲福不然雖祥亦禍况不復修省晏然自謂聖治乎漢文帝宋仁宗時災異最多然三代以後獨稱盛治文仁修省之故亦當時多朴實忠諫之士也我朝 高皇帝自曉

天文一見變異輒憂形於色凡四方奏報水旱蝗蝗雷雹地震必深自抑省又特命老儒數人講求陰陽調燮之道 文皇時時顧問侍臣救災弭變

之術 仁宗在位不久天變特異 宣宗時輔臣

任職 太后又能持正調護雖間有變異亦不爲

災正統時王振專權上千天象山移河徙地生白

毛留都殿宇煨燼無遺經宿大雨殿基徧生荆棘

二尺時不能修省遂有巳巳之變天順中石亨曹

吉祥亂政變亦不少湯序在欽天監又不稱職凡

遇天文有變必曲解或不復奏雖月食亦失筭謬

可知矣 茂陵時彗星三出三垣掃三公北斗兩

京十三省地震五六百次徃徃有聲弘治初彗出

天津地震天鳴異鳥三鳴于禁中然 憲 孝二

君有盛德一時大臣亦多忠朴時有小青亦無大
故正德中彗見星搖黑光盪日風霾浹旬皆瑾彬
專政荼毒縉紳之應國統亦遂中絕 今天子敬
天法祖遇變知懼河清慶雲甘露白兔之瑞時有
之然亦不能無地震天鳴山崩川壅白虹黑青之
異甚者彗星五年四見人生二頭三頭衆星縱橫
流動俄隕如雨然 天子頻降修省之勅動心警
戒海內亦無虞也

嘉靖甲午南京 太廟災大臣自陳乞休皆常詞
應故事惟吏部左侍郎霍韜疏詞自謂有四大罪

宜退休以應天變其畧云按蘇州府一府七縣額
田九萬頃歲徵糧二百七十萬帶耗共稅糧三百
五十萬淮安府兩州九縣額田十八萬頃歲徵糧
三十六萬較農田之廣狹淮安加蘇州一倍較糧
之徵輸蘇州加淮安十倍矣是稅糧之輸納蘇州
重於淮安二十倍也民何以堪之哉况徭役之繁
織造之費驛遞之需輓廠之價歲派料物之徵皆
視稅糧而加取盈焉職官汚吏復肆侵漁取百姓
見面銀取糧長常例銀所以困蘇州之良民者極
矣再按松江府兩縣歲輸稅糧百二十萬北直隸

八府一十八州一百一十七縣歲輸稅糧亦一百二十萬以松江兩縣稅糧視一百一十七縣稅糧重輕懸絕如此松江農民何以堪之哉臣嘗考蘇松二府稅糧之重因賊虜張士誠伏誅其將帥叛臣亦從殲滅田皆沒官故凡租稅之重皆官田也今頑民埋隱官田以爲己業轉將瘠田詭爲官稅甚則詭曰水坍沙壓田去稅存里甲賊害愈不可言者也今不早圖民病愈甚蘇松二府軍需國儲所自出焉民病日甚轉而流離國計不大有慮乎按徐州只有四縣地遭水災極爲貧瘠臣訪查徐

州雜役歲出班夫三萬八千有奇洪夫一千五百有奇復有淺夫閘夫泉夫馬夫等役洪夫一役銀十二兩統而計之洪夫之役歲銀一萬八千有奇其餘各役不可勝言也臣過徐州語主事陳明張鏜知州魏頌曰徐州之民僅四萬戶雜役如此民何以堪應曰徐民年年拘役無一丁免者雖窮切骨僅育一犬自隨亦歲辦役銀一兩臣曰嘻民病矣極矣何不寬一分民蒙一分之澤乎各官乃曰洪夫之直歲銀一十二兩誠已過重矣况洪夫之役以挽糧船自四月過洪八月終止僅四月之役

費銀一十二兩奸人厚利矣農民實病爲中制歲議徵銀六兩儲之於官俟役洪夫按月給焉自四月至于八月有事力勤之月也月給銀六錢其餘八月逸閒之月也月給銀三錢徐州之民歲減銀九千有奇通十年計焉減銀九萬有奇矣又自開夫班夫各遞減焉農夫之惠何可言也今農民重困皆貪污官吏爲之厲也貪污不戒由吏部風紀不振賢者無所勉不肖者無所懼也賢不肖無所勸懼雖良法美意莫之行矣臣惟皇祖封建藩邦歲有定祿夫藩邦之有祿猶百官之有俸也百

官一月無俸則告饑矣藩邦一月無祿安所給乎山西巡撫僉都御史王明德奏云積欠王府祿米一百四十七萬八千八百五十二石山西所欠若此則陝西河南湖廣可知矣臣聞河南湖廣之宗室有女四十不得適人者矣有夫婦共篷以居者有不幸沒無棺者有晨朝進膳惟一餅充饑者蓋至是極矣男女婚配必求長史代啓奏聞非有賄幣即從沉壓若有婚配禮官又從叅曰擅自婚姻非削職秩則革祿米含冤負屈不能赴訴若徑赴訴冤禮官又從叅曰擅自赴訴送囚高墻矣未又

言京甸山東之利可耕種如吳浙蓋虞丘二公舊議 天子批荅亦如常更不勅六曹一議處也

辛丑大旱自庚子六月至今五月不雨半天下黃河流竭漕運不通四月初三日 上禱雨於西苑用方士陶典真五雷法以穢物觸神黷慢殊甚即日風霾大作初五日戌初火起 太廟延藝無遺成祖 仁宗二主皆燼烈焰中 天子深自悼責力疾奏謝南北 郊社稷及奉神主暫安景神殿遣大臣就 長陵 獻陵題主二十一日入景神殿又謂 睿宗廟獨存恐神靈不安亦請祔景神

於是躋於 武宗上矣五月十三日又請雨是日令百官皆宿省署風霾又作兵仗局又災連日風霾不止然十三日微雨數點禮官以爲雨矣聖躬可無勞也廿一日乃謝雨

戶部廣東司主事周天佐福建晉江人上疏救御史楊爵 上大怒云周天佐錦衣衛便緝鎖明日切實打六十棍送鎮撫司牢固梏囚是日辛丑端午又明日日青無光風霧四塞天佐死獄中舌盡吐撻之時天佐但云皇天犯人無罪又云 祖宗犯人無罪

吾學編餘題辭

吾鹽鄭端簡公吾學編以審慎質直爲 國朝信

史第一余嘗從其曾孫思雍許得見公初稿一冊

雖蠹蝕不容手而于脫編爛幅時見一事一人一

語未有不條更件竄句斷字脩至有全篇抹煞別

爲創撰以信後世者惟是志矢公而寄嚴筆衡情

而招厚所收爲成美所棄爲隱惡詎云傑構不晉

陽秋凡以身盡 世皇意存憂患耳則此編餘十

目雖千百刪羨其有不可言而言若 成祖之于

鎮守 肅宗之于 昭聖是也有不敢言而言若

景皇之功過張桂費王之在奸讒是也有言之而推見至隱若歐陽以濮議從祀朱振爲大同亂首是也其他見聞尤多身所更歷誠編外之真是非真議論真袞鉞也惜乎女后一條僅存孫錢周夏諸后他如酷佞不見一人而奸讒祇存二叙不知刪傳更作何語徒有想見而已但公初爲郎署議迂大禮此編筆載非一而詳駁無或少遜所謂至死不變成其爲端簡者乎

後學姚士麟題

重刻鄭端簡公今言引

余讀春秋魯叔孫穆子稱臧文仲已沒其言立而鄭子產在當時尼父亦稱其言行而遠言之不可已也如是夫然考文仲子產言最慎者亾如對齊應晉之詞今遺言具在初非有詭詞眇論也第徵憲故府已爾夫以文仲之智子產之博咸輔而奮其舌豈不能敖敵國以所不知而所以屈彊隣衛弱邦者終不過於故實蓋天下所共徵而信故得以文詞爲功也是以學士聞人蒐羅極博要於適用不若考證當世尼父學禮兼夏商焉不徵杞宋

而徵於魯豈第文獻不足蓋今昔異時而用不用異效也此澹泉先生所爲述今言意也言爲卷者四條凡三百四十四憲言什四世言十二事言品言十三證言術言十一靡統紀條貫第隨所見聞識之者也蓋先生嘗爲吾學編備我

明一代之正史上下二百年備矣今言蓋其質也或會而撮其凡或特而標其大或復而盡其義或推而悉其類或微而繫鉅或約而該博或因言而辯事或因事而辯人亦因以辯世其所識大則與吾學編相表裏而所識小則又足以彌縫其闕而

補苴其所未備試參今言於吾學編蓋首左傳之

國語而漢史之西京記東觀紀也夫古今語之外

所爲餘俎多矣然大者鯖小者鱗庶耳唯西京拾

前漢之遺東觀啟後漢之全膾炙至人然以班固

范曄之才尋轍歆向假筏劉蔡勒成一家終讓餘

力孤行二紀西京亦子政父子相繼組繪始成尺

錦東觀非前藉駟駟後參邕碑集衆掖之白亦未

必無嫌於補羔蓋自昔作者以隻腕而兼二調獨

左丘明內外傳耳然好奇異時多發明亦復時多

牴牾以質今言或於吾學編不無少同異然所見

所聞所傳聞異詞不能不存疑於百一要非兩妨也蓋先生學粹識端生平類宋司馬文正故所紀述亦若通鑑折衷羣言裨益世用不徒博洽自雄然文正晚歲欲採正史證以異聞以續後紀卒起相元祐不竟其業至今讀通鑑者不無憾於日紀之闕先生以司寇歸老即不獲大用然言立而行遠夫又奚憾焉今言藏於家余同年友彭侍御重鉞而懸之國門斯亦遠之籍也是為序

萬曆甲寅中春朔四明後學薛三省謹撰

鄭端簡公今言類編目錄

邑人朱元弼編次

卷一

統系門

帝

后

儲

宗

戚

卷二

經國門

肇基

靖難

交趾

北征

保泰

輿圖

形勝

漕運

鹽法

卷三

建官門

職任

婦寺

功封

太宰

閣臣

恩典

沿革

符信

卷四

經武門

兵權

馭夷

定變

卷五

右文門

敬天

崇祀

造士

定謚

正譌

卷六

人物門

道學

臣品

異術

目錄終

鄭端簡公今言類編

鹽邑志林三十一帙

黃岡後學樊維城彙編

後學

姚士麟
劉祖鐘 訂閱

甥孫彭長宜重較

統系門

帝宗

后戚

儲

帝

高皇戊辰生生二十五年入淮西從郭元帥

子三

年起兵渡江明年定建康為吳國公八年為吳王

四年為皇帝是年滅胡享國三十有一年建文

君洪武丁巳年十生生六年子而其兄虞懷王卒又

十年壬申而其父 懿文太子卒當是時 高皇年

六十有五矣遂立為太孫七年巳卯而嗣帝位四年

壬午而亡 成祖生九年而 太祖建國大明又二

年封燕王十年之國北平十九巳卯年而靖難三年

壬午即帝位享國二十有三年 仁宗洪武戊午生

十一年生 年十八洪武二十封燕世子又四年建

于鳳陽有靖難之師又三年建文四文皇即位即

位三年巳卯立為太子二十年永樂二十而即位逾

年洪熙元崩 宣宗生四年建文元年巳卯而

成祖入南京又九年永樂五年而為 太孫又十

三年永樂二十為 太子逾年洪熙元即位享國

十有一年 英宗宣德丁未二年生明年宣德三立

為 太子又七年宣德十即位十四年巳而北狩

明年景泰元還京師居南宮蓋七年景泰八年即

止而復辟先後享國二十有三年 景皇少 英

宗一歲八歲而封郕王二十二歲而居守監國遂

即帝位八年丁丑二月崩寔天順元年也 憲宗生

年而有土木之變立為 太子又三年景泰三

廢為沂王又五年天順元復立為 太子八年天

八年甲申而即位享國二十有四年 孝宗成化庚寅

今言

一

六年生於西宮越六年成化十一年乙未而憲宗始知之

遂立為太子十二年成化二十三年丁未而即位享國十

有九年武宗弘治辛亥四年生明年弘治五年壬子立為

太子十三年弘治十八年乙丑而即位享國十有七年

今皇帝世宗生於興邸正德丁卯二年仲秋也入承大

統時視帝堯自唐侯起為天子少一歲

太祖戊申正月乙亥即皇帝位詔改是年為洪

武元年三十一年戊寅閏五月乙酉崩於西宮成

祖建文四年壬午六月己巳即位詔改明年為永樂

元年癸未革除建文年號仍稱洪武以故洪武有三

十五年永樂二十二年甲辰七月庚寅崩於榆木川

仁宗是年八月丁巳即位詔改明年為洪熙元年

乙元年五月崩於欽安殿宣宗是年六月庚戌

即位詔改明年為宣德元年丙午十年乙卯正月崩於

乾清宮英宗是年正月癸未即位詔改明年為

正統元年丙辰十四年己巳八月征胡至土木北狩

景皇時以皇弟封郕王留京師奉孝恭章皇后

孫命監國九月丙子即位詔改明年為景泰元年

庚午元年八月英宗還居南宮景泰八年正月壬

午英宗復辟詔改是年為天順元年丁丑二月

景皇崩於西宮天順八年甲申正月英宗崩於乾

清宮 憲宗是年正月甲戌即位詔改明年為成

化元年乙酉二十三年丁未九月崩於乾清宮 孝宗

是年九月壬寅即位詔改明年為弘治元年戊申十

八年乙丑五月崩於乾清宮 武宗是年五月壬寅

即位詔改明年為正德元年丙寅十六年辛巳三月崩

於豹房無後四月癸卯 今皇帝入繼大統詔改

明年為嘉靖元年壬午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馬氏葬孝陵 成祖

文皇帝 仁孝文皇后徐氏葬長陵 仁宗昭皇

帝 孝誠昭皇后張氏葬獻陵 宣宗章皇帝

孝恭章皇后孫氏葬景陵 英宗睿皇帝 孝莊

睿皇后錢氏葬裕陵 恭仁康定景皇帝 景皇

后汪氏葬西山 憲宗純皇帝 孝貞純皇后王

氏葬茂陵 孝宗敬皇帝 孝康敬皇后張氏葬

泰陵 武宗毅皇帝 孝靖毅皇后夏氏葬康陵

英宗側室 孝肅皇后周氏 憲宗生母也漢文

帝詔自稱朕本高皇帝側室之子云 憲宗側室

孝穆皇后紀氏 孝宗生母也 孝惠皇后邵氏

獻皇帝生母也祔葬 二帝陵先是 孝肅稱太

入奉先殿別立奉慈殿祀之 今皇帝以太皇太

后皆生時尊稱改稱皇后而不書各帝謚以別之

神位移陵殿中 睿宗獻皇帝 世宗父 興王 慈孝獻

皇后蔣氏葬顯陵 太祖長子 懿文皇太子懿

敬皇太子妃常氏葬孝陵左 建文君即位追尊

為興宗孝康皇帝孝康皇后靖難後仍稱故謚號

懷獻太子景皇長子 悼恭太子茂陵 憲宗 長子

哀冲太子 莊敬太子皆 今皇帝子

孝陵仁孝通於天地不肯冒附名族直以所知

德祖為始祖德祖生 懿祖懿祖生 熙祖熙祖

生 仁祖仁祖生四子南昌王盱眙王臨淮王

太祖其第四子也南昌二子長文正文正生靖江

王守謙次山陽王盱眙生招信王 仁祖有一弟

壽春王壽春四子霍丘王下蔡王安豐王蒙城王

霍丘一子寶應王安豐四子六安王來安王都梁

王英山王諸王俱無後惟靖江 字二 王分國桂林府

禮數如親 字一 王

熙祖祖陵在泗州基運山奉祀朱氏宗人壻也

德祖 懿祖就祖陵而望祭焉 仁祖英陵改皇

禮數如親 字一 王

陵在中都翊聖山奉祀二人劉氏汪氏祀丞二人汪氏趙氏劉卽義惠侯孫二汪皆汪氏老母孫

太祖孝陵在南京神烈山 成祖至 武宗諸陵在昌平天壽山 山西 睿宗顯陵在承天 湖廣 純德山

都督蔣華奉祀華 慈孝睿皇后 蔣 家也天壽山卽黃土山 成祖所賜名四山 基運翊聖神烈純德 嘉靖中

賜名 天壽七陵惟 景陵 宣宗 規制獨小嘉靖丙申 十五年

稍廓大之是年作壽陵卽永陵也在天壽迄東十八道嶺夫君卽位為禪禮也昔漢文帝表灑西唐

太宗榮九巉我 二祖先作二陵故竝獲吉壤今皇帝因謁七陵遂有壽官之役真達天高世之見

洪武三十一年 戊寅 七月 建文君以張鳳李衡趙福張弼汪濱孫瑞王斌楊忠林良李誠張敏劉政

為錦衣衛千百戶有差鳳等皆西宮殉葬官人父兄所謂朝天女戶也官得世嗣

廖均卿江西人精地理 成祖擇壽陵久不得吉壤永樂七年 仁孝 文 皇后 徐 未葬禮部尚書趙

玠以均卿至昌平縣徧閱諸山得縣東黃土山 卽西

山最吉 成祖即日臨視定議封為天壽山命武義伯王通等董役授均卿官或曰定 長陵者王

府尹也亡其名亦不知何許人

洪武十五年壬戌都督僉事李新以營 孝陵功封

崇山侯王通以父真靖難元功又自立功封武義

伯永樂七年巳丑作天壽山十三年乙未九月進

封成山侯 獻陵以通父侑享 太廟通後以交

趾失律為民天順元年丁丑 詔恩通子琮得嗣成

山伯

孝陵奉祀禮專勅皇親如西寧侯駙馬都尉宋琥

是也成化十五年專勅魏國公徐備弘治九年備

改守備南京專勅駙馬都尉楊偉正德八年偉卒

協同守備西寧侯宋愷兼掌行祭禮正德十六年

愷還京禮部請命南京協同守備豐城侯李旻奉

祀 上曰 孝陵奉祀先年有專官奉勅行禮恁

部裏還議擬來說改勅魏國公徐鵬舉令掌南京

中府事蓋琥備偉愷鵬舉皆皇親也然自愷以協

同守備兼掌祀事而官無專設矣亦或暫令守備

代行不為常典嘉靖十三年鵬舉解守備仍奉祀

行禮

孝陵初謚高皇帝廟號太祖永樂元年癸未六月加

謚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

帝廟號如故後一百三十六年嘉靖十七年也加

上尊謚曰 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

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廟號如故 長陵初謚體

天知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

號太宗嘉靖十七年加上謚號曰 成祖啓天弘

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

后 嘉靖庚戌二十九年冬 孝烈皇后方后祔廟祧 仁皇

帝后張后時廟一堂九室中 太祖 左四室 成

祖 英宗 孝宗 武宗 右四室 宣宗 憲

宗 睿宗 孝烈皇后

孝慈馬后 仁孝徐后 二皇后開基育聖功邁莘塗德

超任姒 列后濟美宜家之教戰於坤裳逮下之

恩深於樛木百八十年餘未嘗有臨朝干政者正

統中天下休息 孝誠昭皇張后之功正德末國統中

絕非 孝康敬皇張后爲之內主禍未可知也然當是

時四楊在內閣可謂勤勞王家者矣西楊文貞士奇東楊文敏

榮南楊文定溥前少師削籍楊公廷和

今言 高

宣德五年庚戌二月 上奉 皇太后孝誠率 皇

后孝恭謁 長陵成祖獻陵仁宗駐天壽山 上請

皇太后令張輔義楊士奇榮金幼孜溥六

臣見行殿 皇太后曰 皇帝數言卿數人贊輔

多用心今 國家清寧生民無事固 祖宗垂佑

亦卿等之力輔等頓首對曰 皇上聰明睿智敬

天法祖仁愛兆民以致康濟之功此皆 皇太后

聖德大訓臣等實無寸補 皇太后曰我有何德

上由 祖宗積善垂慶卿等皆先朝舊人自今更

須協力一心非但國家蒙福 祖宗神靈昭鑒在

上亦必敷佑卿等俾卿等子孫安榮永世命 上

賜六臣酒饌白金文綺

中山王初夫人張氏繼夫人謝氏王出師歸 孝

陵諭王曰卿夫人好鞭撻人至死此不足佐卿朕

為卿擇一佳婦謝夫人是也謝夫人生四子四女

女長即 仁孝皇后次代王安王妃又次未聘永

樂丁亥年五 仁孝皇后崩 長陵諭謝夫人朕欲

得夫人季女繼中宮夫人曰妾女不堪上配聖躬

長陵曰夫人女不歸朕更擇何等壻耶季女竟不

敢受人聘從佛氏為尼於南京聚寶門外所謂王

姑庵者是也嘉靖中霍文敏公韜為禮書毀之

孝陵太祖長陵成祖皆中宮孝慈馬先崩不立繼

后仁宗獻陵仁宗至康陵武宗皆后後帝崩裕陵

英宗二后孝莊錢茂陵憲宗三后孝貞王孝穆

蓋孝肅周太后憲孝穆紀太后孝惠邵太

后孝皇皆母以子貴尊稱之號也成化戊子四年季

夏孝莊崩錢后廷臣議葬事云合葬裕陵

耐食英廟宜如漢文之於呂氏宋仁之於劉后

茂陵憲宗重違孝肅生母周意未允彭文憲公時姚

文敏公夔率羣臣伏闕號哭竟得如請

康陵武宗前皆一帝一后洪武十五年壬戌八月永

樂五年丁亥七月中宮馬后崩皆不復立繼后

今皇帝世宗元后孝潔皇后陳氏初謚悼靈世宗

月更繼廢后張氏皆葬西山又繼孝烈皇后方

氏葬永陵

嘉靖己丑八年二月禮部言悼靈皇后世宗元后

正位中宮上佐宗祀者七年禮宜耐享太廟但

今九廟已備唐宋故事后於太廟未有本室創別

廟祀之禮喪服小記婦耐於祖姑祖姑三人則耐

於親者孝惠太皇太后邵太實皇考獻皇帝生

今言

汪

母 悼靈皇后王請耐奉慈殿 孝惠太皇太后

之側制曰可丙申十五年八月 孝惠神主遷於陵

殿禮官言初擬奉遷 悼靈皇后於奉先殿旁室

今殿無旁室惟斜廊兩廡似非奉安 元后之地

且不足以容鼎俎惟殿盡西一室空虛清閱所宜

遷奉歲時享祀或有事祭告 祖宗 列聖宜一

體設饌但不啓匱不定祝稱斯為合禮制曰可又

言謚稱悼靈考之謚法類非全美宜更定褒稱是

月更謚 孝潔皇后 孝烈

孝烈皇后世廟繼方后將葬 上念西苑之變 孝烈

有大功欲葬於 孝潔皇后世廟元陳后之左已而中

止 上新作壽陵至是定名永陵令先葬后 上

曰 孝陵 長陵先葬 孝慈高廟馬后 仁孝文廟徐后

也

嘉靖十五年丙申九月 上奉 章聖皇太后率

皇后妃嬪謁天壽山七陵長獻景裕茂泰康又謁 恭讓

章皇后 景皇帝后陵於西山 上拜 長陵六

陵陳后孝潔陵西山二陵各遣官行禮 孝陵太顯祖

陵世宗考妣亦如之

貞惠安和景皇后汪氏金吾左衛指揮使泉之孫

女正統中冊為郕王妃父瑛銓兵馬指揮已巳正統

十四年景帝即位立為皇后祖泉兩進左都督瑛

右都督尋以無子廢冊皇太子見濟母杭氏為后

復辟之歲天順元年改稱郕王妃瑛亦仍為兵馬指揮

三月進瑛錦衣僉事成化中復皇后位號

成化辛卯七年十二月 悼恭太子薨 茂陵憲宗成化

方以國本為憂 泰陵孝宗弘治在西宮已二歲顧左

右莫敢言者既正位 東宮 孝貞王后恩勤如

已出而貴妃萬氏者名保護之是時輔臣疏云外

議皆謂皇子之母紀太后因病另居久不得見人情

事體未順請令就近居住俾 皇子便於接見庶

遂母子至情逾月而 孝穆紀后孝宗生母崩矣輔臣

舉宋李宸妃故事斂葬皆如禮弘治初始建奉慈

殿供養

懿敬太子妃常氏 懿文太子元配也 建文帝

追尊為孝康皇后 武宗母張后尊謚亦孝康皇

后

嘉靖十四年乙未二月羣臣於東閣集議大行 莊

肅皇后武宗后 夏氏謚大學士孚敬張永 嘉首曰 莊肅

皇后與累朝事體不同其謚只該二字四字尚書

嘉靖十四年乙未二月羣臣於東閣集議大行 莊

肅皇后武宗后 夏氏謚大學士孚敬張永 嘉首曰 莊肅

皇后與累朝事體不同其謚只該二字四字尚書

言夏貴曰今各廟元后俱十二字恐二字四字未

稱大學士時彭曰二字四字大少須得八字都御

史廷相王曰莊肅作配武宗謚宜一體吏部

侍郎韜霍曰謚者天下之公非天子自行之宜

備陳以請乃上議言古人尚質謚法尚簡嚴故稱

美之言無幾後世帝后之謚始有不一其書者

亦臣子尊崇之情生今之世則當行今之禮我朝

列聖元后謚皆十二字蓋大行盛名帝后媿美

妻以夫尊禮宜與竝今武宗廟謚既與列聖

相同則莊肅謚號似亦不宜稍異且今日加謚祇

以表行尊名其於服制有無名分尊卑本不相涉

上曰事嫂如事母人道有此乎非朕自尊兩宮

在上昭聖皇太后有母道宜再會議議上宜且

據謚法止用一字候他日再加徽號以備全典

上曰用六字謚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數既用

半且陰六又合嘉靖十五年丙申四月上坐天壽

山行宮面諭夏言曰皇嫂孝靜皇后謚用六字於

禮未備還用全謚庶合典禮九月上御文華殿

面授言御筆定謚孝靜皇后為孝靜莊惠安肅

溫誠順天借聖毅皇后

全言一

嘉靖巳亥

年十八

葬

慈孝睿皇后

與獻帝后

今皇帝

甚孝順敬慎建言者遂上言姜嫄生后稷慶都生

帝堯事於是武功有姜嫄之祠慶都有堯母祠之

太祖陵不知祔葬幾妃今陵祭旁列四十六案或

坐或否大抵皆妃嬪也 成祖十六妃謚葬皆不

可考然皆祀於陵 仁宗諸妃陪葬惟三妃別葬

金山 宣宗諸妃陪葬別葬金山者一妃 英宗

遺詔皇妃他日宜合葬惠妃亦須遷來以後諸妃

次第祔葬今止 睿皇后錢后合葬 裕陵諸妃皆

葬金山惠妃尚葬桃山竟無陪葬者 憲宗十二

妃皆葬金山惟恭肅端順榮靖皇貴妃葬天壽山

永陵世宗諸妃陪葬不由隧道列於外垣之內寶山

城之外明樓之前左右相向以次而附然 孝潔

皇后陳后亦不入永陵諸妃亦如之

今惟世廟穆廟生母杜太

后葬永陵

儲

洪武元年戊申立東宮標二十五年壬申四月卒是年

九月立 皇太孫允永樂二年甲申四月立東宮高

是為 仁宗仁宗永樂甲辰二十二年八月即位十月

立東宮瞻是為 宣宗宣宗宣德三年戊申二月立

東宮祁是為 英宗英宗正統十四年巳北狩以

皇太后詔立東宮見景泰三年壬五月廢為沂王

立其子見濟為太子四年癸見濟卒 英宗復辟

之年丁三月復立沂王為太子是為 憲宗憲宗

成化七年辛十一月立悼恭太子祐是年卒十一

年乙十一月立東宮祐是為 孝宗孝宗弘治五

年壬三月立東宮厚是為 武宗 今上世十三

年甲八月立哀冲太子是年十一月卒十八年巳

二月立莊敬太子二十八年巳四月卒

洪武初建大本堂聚古今圖書 上為大本堂記

延四方名儒教 太子親王分番夜直才俊之士

充伴讀時時賜宴賦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學無虛

日 仁宗在東宮教令長至燕勞 東宮之臣如

家人父子又從學詩學為表至有以暗逐明之喻

英宗冲年就學大臣不能引故事徒徇時好務尊

君卑臣非 祖宗之法矣王文恪公鏊嘗言今既

未能如古禮亦宜稍略君臣之儀散師友之分使

宮僚日侍左右從容講讀講讀之暇宴飲出入居

處皆得周旋其間至暮乃退或有剪桐之戲隨事

諫止宮僚有不法從三師糾正甚者斥逐不使邪

人得預其間如此所謂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三代所以久長者用其道也

吳元年冬 孝陵念七子漸長宜習勞令內侍製麻履行藤凡諸子出城稍遠馬行十七步行十三七子懿文太子秦愍王晉恭王 成祖周定王楚昭王齊庶人也

小說言 懿文太子薨 孝陵意不欲立孫遲回久之 高皇后不說因邁疾崩於是孫始得立此妄說也洪武壬申二十五年四月丙子懿文太子薨是年九月庚寅詔立孫允炆建文君為皇太孫太子卒

後未半年當是時 高皇后崩已十一年矣洪武十五年

年壬戌八月高后崩

永樂六年十一月 勅太子太 淇國公丘福吏

兵部尚書兼詹事蹇義金忠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廣右春坊大學士兼侍講黃淮右庶子兼侍講楊榮左諭德兼侍講楊士奇右諭德兼侍講金幼孜輔導

皇長孫

高皇二十六子懿文太子秦愍王晉恭王 成祖周定王楚昭王齊庶人潭王趙王魯荒王蜀獻王

湘獻王代簡王肅莊王遼簡王慶靖王寧獻王岷
莊王谷庶人韓憲王瀋簡王安惠王唐定王郢靖
王伊厲王 皇子楠 成祖四子 仁宗漢庶人

趙簡王四皇子 仁宗十子 宣宗鄭靖王斬獻

王越靖王襄憲王荆憲王淮靖王滕懷王梁莊王

衛恭王 宣宗二子 英宗 景皇 英宗十子

憲宗榮王三皇子許悼王德莊王秀懷王崇簡王

忻穆王吉簡王徽莊王 景皇一子懷獻見太子

憲宗十三子悼恭太子 孝宗 獻皇岐惠王益

王衡恭王雍靖王壽 王八皇子汝 王涇簡

王榮莊王申懿王 孝宗二子 武宗蔚悼王

獻皇二子岳懷王 今皇帝宗世 今皇帝八子哀

冲太子莊敬太子裕王穆宗景王穎殤王薊哀王戚

懷王均思王

國初都金陵以西北胡戎之故列鎮分封似乎通

制當時已有葉居升輩漢人七國之慮今考廣寧

遼王大寧寧王宣府谷王大同代王寧夏慶王甘

州肅王皆得專制率師禦虜而 長陵時在北平

為燕王尤英武稍內則西安秦王太原晉王亦時

時出兵與諸藩鎮將表裏防守 孝陵崩少裁抑

而齊黃諸臣受禍矣肅王今移蘭州

懿文太子五子虞懷王建文君吳王衡王徐王靖

難改封吳衡徐王為廣澤懷恩敷惠王敷惠王又

改封甌寧王 建文君二子太子文奎少子

文圭

洪武三年置大宗正院正一品二十二年改為宗

人府以秦王為宗人令晉王 燕王左右宗正周

王楚王左右宗人掌皇九族六親之屬籍以時修

其玉牒書子女適庶名封生卒婚嫁謚葬凡宗室

陳請為聞 上達材能錄罪過比建都北京永春

侯王寧洪熙宣德武定侯郭玳署事正統二年始

建府如南京西寧侯宋瑛嘉靖中京山侯崔元署

事寧瑛元皆駙馬都尉玳 仁廟貴妃弟

洪武八年^{乙卯}初定親王歲祿五萬石錦綺鹽茶又

萬計靖江亦歲二萬石二十^{丁卯}年停錦綺茶鹽諸

物二十八年^{乙亥}始定歲萬石先是 孝陵諭

戶書郁新曰朕今子孫衆盛歲祿五萬石天下官

吏軍士多俸給彌廣其斟酌古今稍節減諸王歲

給以資乏用故也是年遣使召諸王至京諭減祿

之故各賜 皇明祖訓祖訓即祖訓錄也

莊渠^魏言 皇子之國 皇后子其儀制用上十

王禮妃所生子用中十王禮嬪所生子用下十王
禮降殺以母為差此不知出何令甲 孝陵封諸
王不然

嘉靖八年夏五月宗室載屬籍者八千二百三人
親王三十位 郡王二百三位 世子五位 長
子四十一位 鎮國將軍四百三十八位 輔國
將軍一千七十位 奉國將軍一千一百二十七
位 鎮國中尉三百二十七位 輔國中尉一百
八位 奉國中尉二百八十位 未名封四千二
百位 庶人二百七十五名

弘治二年

西

徽王乞升鈞州為府王端毅公恕上

言今肅府在蘭州藩府在潞州荆府在蘄州岷府

在武崗州立國多者八九十年少不下四五十年

未嘗改府徽府乞將鈞州升為府治割汝州郟縣

魯山寶豐商州許州襄城長葛臨潁郟城鈞州密

縣新鄭改隸所轄不惟異乎前四府仍舊之典且

啓前四府改為之端況今各處災荒軍民凋敝欲

與此役實非所宜兼且州之於府於王頗無所與

改與不改於王似無輕重 上是其言移書王諭

嘉靖庚戌二十九年鄭王厚烷為盟津恭懿王子祐榘

所訐奪爵降庶人安置高墻其長子載堉封爵如故辛亥三十年三十祜榘又欲奪理府事奏下禮部議禮

官徐階文議言親王因事奪爵未經奉旨立郡王

承繼國祀其子雖未見罪始則降封後乃得嗣其

父始封之爵者遠庶人貴烜長子豪熯之封長陽

王是也父子竝有罪降庶人不得請封者見瀟與

其子祜柄是也罪止其身子得襲爵但未封世子

擇郡王署府事已而彼此相訐仍封其子爲世子

勅令管府事者慶庶人世子稟櫝是也父旣坐罪

卽命其子管府事者岷庶人彥沐世子譽榮是也

至於親王冊寶自非罪干大逆國除如寧庶人宸

濠父子殲滅者例不進繳今鄭庶人厚仰荷 聖

恩罰止其身其子載堉封爵如故比之貴烜見瀟

奉旨改令旁支承繼者不同載堉與厚焮所犯情

罪無干幸保封爵比之豪熯先爲庶人及祜柄有

罪降革者亦異本部不敢輒援岷世子譽榮慶世

子稟櫝例請命載堉管理而援鞏昌王例請令河

南撫按奏保倫序相應賢能素著者二人以俟簡

命蓋以予奪之柄宜出自朝廷其人之賢否當稽

諸公論也祜榘累奏圖快私忿相應罰治仍如前

擬施行祐榷無得脅制撫按肆行奏訐制曰可祐
榷且不問先是已酉秋二十八年鄭王嘗疏請上講學

勤政任賢未幾而祐榷遂訐王也貴烜遼簡王子
初封長陽王已而嗣遼王正統元年府臣為乞加

祿 裕陵英宗言簡王得罪朝廷 太祖特加厚賚

削其祿衛止與校尉三百人 仁宗命今王嗣王

倍加祿得支二千石 宣宗又與旗軍三百人朝

廷親親已至王於庶母諸弟寡恩多行無禮府臣

不聞匡直為王請加祿不允四年坐滅絕天理瀆

亂人倫廢為庶人而簡王第四子貴煖以興山王

嗣遼王貴烜子豪堪得封長陽王也荆靖王三子

長見瀟天順中嗣王弘治五年人告王有異謀命

太監蕭敬駙馬都尉蔡震都御史戴珊召王至京

并其長子祐柄降庶人還至武昌見瀟弟見溥成

化二年封都梁王十三年卒謚悼惠其子祐欄弘

治七年以都梁王進封荆王也慶恭王子台滋弘

治十六年嗣王時虜數入塞賊發恭王墓嘉靖四

年謀不軌法司請如代王聰沐例徙西安 上不

許降庶人畱邸歲與米三百石已又不悛徙西安

其長子彙攢封世子攝府事十二年世子及懷王

妃王氏乞留台煇故邸禮官執議不可十五年

兩宮徽號詔許台法還邸與冠帶也岷王彥汰簡

王子與弟南安王彥泥訐陰事彥泥廢為庶人彥

汰坐荒淫敗度抗制擅權幽囚嫡母焚死迫逼多

官稱臣亦革爵為庶人令其子世子譽榮攝理府

事嘉靖十一年榮為父乞恩辭攝府事禮官以見

濬鍾鍍比奏授彥汰冠帶理府事十二年彥汰乞

復爵不許十五年 兩宮徽號詔復彥汰王也鄭

之初王諱瞻竣 獻陵宗仁第二子母李貴妃永樂

二十二年封漢庶人反王與弟襄王居守宣德四

年之國鳳翔王請安王竹園時韓王以安王舊邸

得竹園矣 上曰園在鳳翔去平涼遠與鄭王便

正統八年乞徙懷慶留京邸明年之國成化二年

卒謚靖子邴鏐成化四年嗣乞河壩地弘治八年

卒謚簡世子見滋卒孫祐杅弘治十年以世孫嗣

贈其父世子鄭僖王正德二年卒謚康無子僖王

弟東垣端惠王見湏之子祐樸正德四年嗣王贈

其父鄭定王十六年卒謚懿子厚焮嘉靖六年嗣

時又有周府宗人鎮國將軍勤熨上言時事降庶

人放高墻

洪武三年庚戌封建詔第五子封吳王後人見五子

之為周王也改吳為周而不知周王初封杭州為

吳王也 孝陵以浙江財賦地改吳王封開封為

周王已而 建文君封其第二弟允熲為吳王非

祖法矣周是修為衡府紀善人以為 孝陵諸子

無衡王改為衡王而不知 建文君第三弟允燾

之封衡王也衛王乃 獻陵第十子周是修死靖難

時衛王尚未封 茂陵第五子亦封衡王

七王府齊王棖也 孝陵第七子洪武三年庚戌封

青州建文中謀反執之京師降庶人與周定王皆

繫禁靖難兵至得釋復國人告王有反謀 上與

書戒諭永樂四年丙戌來朝謝廷臣劾王留京師出

怨言召其三子郡王至京父子皆降庶人已而安

置廬州宣德三年戊申福建人樓璉妄稱七府小齊

王謀不軌逮至京誅數百人景泰五年甲戌移庶人

少子賢懌居南京勅守備 贊防閑勿令與諸人

親王往來交通今南京有齊庶人者皆懌後

孝陵第十八子谷庶人母郭惠妃滁陽王女也封

宣德府即今宣府古上谷靖難兵起庶人走還京

後開金川門迎靖難兵改封長沙忠誠伯茹常以不

鹽邑志林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九 全言一

謁王下詔獄死庶人益驕有反謀永樂十四年丙申

十月召至京明年降為庶人少子賦焮與賢齊焮庶

人少同自廬州徙南京卒無後

長陵成祖三子長 獻陵仁宗次漢庶人次趙王簡庶

人名高煦有膂力善騎射靖難時屢有戰功江上

之急庶人戰尤力淇國公福輩皆附庶人庶人欲

奪適者數矣以故東宮諸臣多得罪死解學士縉

亦以是死詔獄先是永樂二年甲申封庶人雲南不

肯去改青州又不肯去留京師遂有逆謀十四年

丙申事露削護衛改封樂安即日遣之國宣德元年

丙午八月壬戌朔反丁卯令其百戶陳剛進疏指斥

朝廷 上遂親征急遣平江伯陳恭襄公瑄守淮

安勿令賊走南京辛未駕發京師樂安知州朱恒

勸庶人直趨南京賊黨皆 恒應天人不可聽庚

辰先鋒陽武侯薛祿永樂八年至樂安辛巳駕至

樂安壬午庶人潛出見 十八月乙酉班師庶人

至京鎖繫逍遙城一日 上過視庶人庶人犯

上覆之銅缸焚死

正德五年四月寧夏安化王寘鐫及都指揮何錦

周昂指揮丁廣反殺鎮守太監趙弼總兵官江漢

巡撫都御史安惟學覈田大理少卿周東令孫景文造偽檄言劉瑾蠱惑朝廷變亂祖法屏棄忠良收集凶狡阻塞言路括斂民財籍沒公卿封拜侯伯數與大獄羅織無辜肆遣官校脅持遠近張綵劉機曹雄毛倫文臣武將内外交結意謀不軌今特舉義兵清除君側凡我同心竝宜響應傳布邊鎮以錦為討賊大將軍昂廣左右副將軍景文軍師張欽先鋒將軍魏鎮等七人都護朱霞等十二人總管反書至命太監張永總督軍務起致仕都御史楊一清文襄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各路軍

務涇陽伯神英充平胡將軍總兵官統各路兵討之遂下詔寬恤以副總兵都督楊英為寧夏總兵官遊擊將軍仇鉞為副總兵興武營守備侯勛為叅將王師甫出數日鉞斬周昂執寘鑄及其子台潛錦廣報至勅英旋師永一清安輯寧夏

正德五年庚午八月寧夏獻俘入東安門 上親賜

宴勞項繫寘鑄安化王於諸王館錦廣等下錦衣獄

廷鞫奏上皆伏誅寘鑄弟寘鏐寘錫坐黨廢庶人

太監張永初見 上乘間出懷中疏奏逆瑾十七

事且言其將為不軌 上怒夜縛瑾坐謀反凌遲

臨邑志林 卷之三十一 今言一 吳

三日諸被害者爭拾其肉嚼之須臾而盡九月吏部尚書張綵錦衣指揮楊玉石文義坐瑾黨伏誅內閣曹元削籍盡革瑾所行亂政害人事焚與瑾往返書劄文字論平寧夏及誅瑾功封仇鉞為咸寧伯內閣進勳廕子又封諸太監兄弟為伯者七人張富張容谷大寬谷大亮馬山陸永魏英一時封為七伯以楊一清襄文為戶部尚書南京御史張芹劾李東陽當瑾擅權亂政時禮貌過於卑屈詞旨極其稱贊及他人奏誅瑾則攘功受賞不顧名節東陽引疾辭不允

寘鏞安化之亂本仇鉞反正之功封咸寧伯巨鏞

張永攘為巳功一時惡黨如谷大用馬永成陸閏魏彬冒以運籌獲封永兄弟富泰安伯容安定伯谷大寬高平伯大亮永清伯馬山平涼伯陸永鎮平伯魏英鎮安伯

寧庶人宸濠者康王庶子其母馮鍼兒故娼也弘治

八年乙卯封上高王十二年己未嗣王正德十四年己卯

六月丙子反攻陷九江南康七月壬辰攻安慶知

府張文錦守將崔文楊銳拒守甚力庶人窘議僭

大號改年順德其偽太師國師李士實劉養正言

須至南京即位改元庶人不悅又攻安慶不克將

還南昌丙午聞王陽明守入南昌解安慶圍去乙卯遇陽明兵於黃家渡戰敗丙辰又敗丁巳陽明督戰益急庶人妃婁氏投水死擒庶人婁妃知庶人逆謀時時泣諫不聽庶人敗歎曰紂用婦言亡而我不用婦言亡

正德十四年己卯六月寧王宸濠反巡撫都御史孫公燧按察副使許公逵死之汀贛都御史王公守仁文成及吉安知府伍文定起兵討宸濠檄召江西各府兵宸濠出南昌寇陷南康九江丁亥遣人寇望江已丑安慶守備楊銳指揮崔文知府張文錦

力禦之時王公文成在吉安奏畱公差還京御史謝源伍希儒紀功悉會吉安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御史張鰲山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叅政黃繡知府劉昭議討賊江西知府戴德孺徐璉邢珣通判胡堯元章琦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天與王冕各率兵至吉安進賢知縣劉源清斬賊黨數百餘千知縣馬津率兵遏賊七月壬辰賊圍安慶楊銳等擊卻之宸濠遣江西僉事潘鵬誘安慶降銳等殺鵬家人投屍城下誓

不降賊丁酉宸濠至黃石磯戊戌宸濠攻安慶銳
等又力禦之庚子以雲樓攻銳繼人焚其樓甲辰
以天梯攻張文錦投茆焚之丙午宸濠聞王公攻
南昌解安慶圍遁還辛亥王公破南昌擒宜春王
拱櫛甲寅宸濠至樵舍明日王公進兵黃家渡宸
濠戰敗又明日戰又敗丁巳王公擒宸濠及其世
子郡王將軍儀賓僞太師國師元帥叅贊尚書都
督指揮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熊瓊
吳十三凌十一等數百人被執脅從御史王金主
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叅政陳杲布政使
梁辰都指揮葉文馬驥白昂等八月癸未 上親
征詔天下遂至南京駐太監王洪家十五年十月
上還京駐通州宸濠伏誅

新建伯王公

陽明

為汀贛都御史據江西上流意藩

府久蓄逆謀恐一旦變起先事預防以討山賊為

名請得提督軍務兵書王晉溪

瓊

知公意請如公

言正德十四年六月宸濠反公適勘事福建道經
豐城縣令顧泌告公宸濠反狀公急走小舸返至
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起兵討賊發檄召江西諸知
府邢珣等兵又密遣諜四出投檄言京師及湖廣

廣東西南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討賊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又致叛臣家族謬託心腹云吾直應勅旨且聚兵耳又曰寧王事且成敗未可知吾安能遂進兵賊果疑四路兵且至不敢直趨南京又喜公或不進兵遲回數日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公兵大集始傳檄罵宸濠賊又遣人致書與賊心腹李士實劉養正及閔廿四吳十三若有約內應者書既發故令人洩賊黨書所過處賊黨以告宸濠宸濠盡得致書人及書遂疑士實等士實等勸宸濠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徑出蘄黃趨京師宸

濠不聽公進兵攻破南昌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樛等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宸濠時攻安慶聞之解圍反顧巢穴公迎戰樵舍縱火攻之大破賊擒宸濠及其子大哥當是時南京大震非公牽制上流疑賊賊不犯南京必走蘄黃矣公既擒宸濠諸奸江彬等導上南巡下詔親征諸奸欲攘功忌公危言巧讚百方欲去公當是時宸濠未死諸奸素通宸濠得金錢者多在 上左右頗有異謀畏公不敢發公深機曲算內戢奸倖外防賊徒撫定瘡痍激勵將士日夜如對勅敵宸濠竟得伏誅內閣大

臣亦忌公而公以提督軍務故得專制召兵平賊歸功晉溪內閣不說久之不論功 今皇帝卽位詔錄公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遣使迎至京宴勞諸忌者又以宴勞費爲詞嗾言官論阻公不得至京外艱去服闋竟不召讒謗益起屢形奏牘雖封爵賜號竟不與鐵券歲祿一時勤王有功諸臣中傷廢斥殆盡惟文定伍得陞副都御史廕一子千戶邢珣徐璉戴德孺陞布政使德孺死於水珣璉亦被斥陳槐削籍紀功御史伍希儒謝源以考察去官公不自安累疏辭封乞錄諸勤王者功竟格不行

王陽明初見宸濠佯言售意以窺逆謀宴時李士

實在坐宸濠言

康陵

武宗

政事缺失外示愁歎士

實曰世豈無湯武耶陽明日湯武亦須伊呂宸濠

又曰有湯武便有伊呂陽明日若有伊呂何患無

夷齊自是陽明始知宸濠謀逆決矣乃遣其門生

舉人冀元亨往來濠邸覘其動靜益得其詳於是

始上疏請提督軍務言臣據江西上流江西連歲

盜起乞假臣提督軍務之權以便行事意在濠也

司馬王晉溪

恭襄瓊

知陽明意覆奏稱王某有本之

學有用之才今此奏請相應准允給與旗牌便宜
行事江西一應大小緩急賊情悉聽王某隨機撫
勦以故濠反陽明竟得以此權力起兵擒賊捷奏
中歸功本兵王新都和楊廷瓊故不喜晉溪見陽明奏
遂怒故封爵久不行至 今皇帝世宗登極詔中及
之議者遂謂新都自為已定策地也濠反書初至
諸大臣驚懼以為濠事十成八九晉溪一日十四
奏調兵食且大聲對諸大臣曰王伯安文成在汀贛
據南昌上流旦夕且縛宸濠諸公無恐曩請與伯
安提督軍務正為今日已而濠平職方郎中論功

超陞晉溪乃不得脫戍籍豈不大舛晉溪後以張
孚桂夢薦起復為吏部尚書卒謚恭襄

戚

徐王宿州馬公 高后父也配鄭氏無子初立廟

太廟東洪武四年即王居立廟滁陽王定遠郭子

興首事濠梁徐王避兵以 高后托之遂育為已

女卒於河陽葬滁州夫人張氏三子長戰沒次陷

沒幼以陰謀伏罪次夫人張氏一女為 皇妃生

蜀王豫王如意王豫王即代王洪武元年建廟滁

陽楊王 高皇外王父也墓在盱眙王姓陳揚州

人卒年九十九無子長女即 淳皇后廟初在

太廟東後即墓立廟三王皆有歲時祭時鳳陽又

有以功封鞏昌侯贈陝國公謚宣武者與滁陽王

同名武定侯英同母兄弟也

異姓追封王者楊王陳公高徐王馬公高滁陽王郭子

皆外戚天造之初滁陽又有先路之功諸功臣家

徐氏達中山王常氏遇開平王李氏文忠岐陽王鄧

氏愈寧和王湯氏和東甌王沐氏英黔寧王沐氏

晟定遠王張氏玉河間王張氏輔定興王張氏懋

寧陽王朱氏能東平王朱氏勇平陰王朱氏榮宣

平王岐陽父貞隴西王凡十四人以子孫王推恩

追封者不與焉又有降虜也先土于賜姓名金忠

封忠勇王

滁陽王郭子長子郭大舍張夫人出戰沒一女惠

妃生蜀豫如意三王汝陽永嘉二公主次張夫人

出又次李夫人生郭老舍洪武四年旨云說與郭

老舍再三畱你不住實要回鄉守祖你舊有二所

庄田我就賜與你耕種教戶部官開除糧草十一

年隣人賁童兒誑誤出走十七年 上諭張來儀

誤王廟碑文遂云王無後令滁州衛千百戶王傑

等二十二人供祀事廟首宥日興率而祀之又令蜀王往來修祀比王之國改令滁州衛掌印官致祭宥氏分獻二十八年老舍還鄉為費謙所發解黑窰場做工 上面諭放回令一年一朝京師老舍卒諭葬立石老舍生謙謙生昇昇生信信生琥皆一歲一朝有籍於禮部鴻臚寺弘治癸丑六年琥奏得旨冠帶守祀辛酉十四年復奏下該部看了來說馬鈞陽文升行巡撫查明覆奏壬戌十五年奉旨是郭琥與做奉祀正德癸酉八年琥又求印信王傑裔孫璽奏琥詐冒吏部亦惡其求望漸多覆奏奉旨

是滁陽王祀禮悉遵 皇祖舊制行郭琥近授職

銜革了仍照 皇考前旨止與冠帶榮身再來奏

擾不饒辛巳十六年琥復奏吏部議送法司問罪嘉

靖元年五月朔奉旨你部裏再查議了來說復奉

旨是郭琥准與原授職銜以榮終身不許干預祀

事琥生厚滁陽散財集眾以啓 皇明萬世之業

而子孫曾無一命可乎弘治時與奉祀正德時革

職 今上世宗新政特旨查議所司不能奉揚再議

革職而 聖心未慊勅令再議使遇馬鈞陽郭氏

當有祿矣

外戚封公自嘉靖始也張鶴齡嗣壽寧伯進侯又

以迎立 今皇帝世宗進封昌國公慶雲周壽除長寧

周或除孝肅太后憲宗母周太后家二侯伯瑞安王源崇善

王清安仁王濬俱除孝貞皇后憲廟王皇后家三侯伯惟延

齡兄弟公侯最貴盛得禍亦最慘

陸愷神官巨鎗也以 孝穆紀太后兄世官錦衣

百戶紀太后 泰陵孝宗弘治所自出也籍冊無為州

巢縣人

國初駙馬多功臣子弟如韓國公李善長子祺尚

臨安東川侯胡海子觀尚南康西寧侯宋晟子琥

尚安成瑛咸寧吉安侯陸仲享子賢尚汝寧汝南

侯梅思祖姪殷尚寧國鳳翔侯張龍子麟尚福清

武定侯郭英子鎮尚永嘉長興侯耿炳文子璿尚

江都西平侯沐英子昕左都督袁洪子容皆尚公

主

駙馬無封侯者灤城李堅永樂中除富陽李讓世指揮永春王寧

除西寧宋晟世皆以軍功封惟永康公主駙馬崔元

以迎立 今皇帝世宗封京山侯除孝陵少公主

駙馬趙輝天順中求封侯不得

郡主無廢子惟固安以 景帝出順義以秀懷王

出王無嗣國絕順義育宮中故其子王道周鳳官
之錦衣獻天龍中

今皇帝宗桂京山英節李刻少公主

西寧世省以軍也桂掛朱英公上

無樂中英香樂英樂中富節英

王

玉帶已平英於英千

左文英源英

英舞思顯致顯

尚文英英英寧古



